

## 四教考略序

博學的人，考查各國的風俗政治，知有一事通行天下，自古至今沒有能外乎的；就是宗教。宗教以神道而設，所以能敬神便算宗教；雖然極野蠻無知的國，也無一不有宗教，何以故呢？因為天生的人，無一沒有好善惡惡的心，最能使人趨善避惡不敢不修己以敬的，又去神莫屬，所以敬神一事，乃發於人性的自然。天下雖有不敬神的，然而為數甚少，不過敬神不得其道，直如瞎子啞子那般可憐的倒是多不可數哩。宇宙間的萬物紛繁，獨能超乎萬物以上的是人；更能使人必恭必敬，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是神；所以人為萬物之靈，才力心思的發展，幾乎無所不至，然其中更以敬神的事為最高，因為凡所謂之宗教的，必能引人上進，使人在所作所為以外，別有見地，能揣摩人與創造天地萬物的神，有甚麼關係。

天下的教，有真假精粗兩種分別，現在只就精粗立論；曾考查教之粗的，他們敬神最怪誕離奇，使人可怕，如那斐洲的野人，常埋活人敬神的事；但是此種野人心裏未嘗不想，我的生由何處而來？我的死又到那裏去？甚麼叫人怎麼算神？因此便生了同羣向上的心，於是有了宗教。所以雖是野人也知人非土塊，常想尋一個至尊無對的神，以求心境平安，可見人靈於物，到處如此；可惜引領無人，以至錯入了迷途。因為此種人言靈魂，都是渺茫無憑，如同羊羔不見母羊空叫喚，又如孩子

丟了父母，無所倚靠，人的靈魂離開上帝沒有安置處，也正如此。

在救世教以外，教之精的有回教，印度教，釋教，儒教；教之粗淺的，沒有化民的效力；精深的能入到人心裏，然而也有很精的教，傳的日子一久也滅亡了的；此埃及及巴比倫，希臘，羅馬，腓尼基各國的本教，現今都已無人信從了。像回教，印度，儒教等教，至今還存在，也算是能爭勝的了。所以他所流入的地方雖極野蠻，但是因此改良的到處都有。大凡物之粗的，總不敵精的；智慧一天開似一下，棄舊更新，是勢所必至的，不過各教還有完全不完全的分別，界限很清，不能混亂；宇宙中的民天日開，將來完全的必將不完全的改革了，擴大了，直到使一切都成了完全的；因為天父的意思，本來要將盡善盡美的真教，遍傳給他的子女，使普天之下萬教歸一，成一極樂世界。現今世上各大教的宗旨，無非要使人為善不為惡，不過各有入德的法門罷了。人若想擇一個教門皈依，必先研究各教，一知各教的精奧，自不難辨別他的重輕，有的可擇了。此處有兩個法子，一看各教論上帝如何；一看各教論人如何；各教對這兩樣雖都有他的說法，但必須推到極清楚，極妥實處，這纔是出乎其類的教；然後可以深信服他。此書乃將各教的長短，細細的比較，給人一個準則，使人常想能救人超脫罪惡得享永福的果是甚麼教；這算是人生第一個重要事件了。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正月英國季理斐撰

# 四教考略目錄

- 第一章 敘回教原委
- 第二章 論回教得失
- 第三章 敘儒教原委
- 第四章 論儒教得失
- 第五章 敘印度教原委
- 第六章 論印度教得失
- 第七章 敘佛教原委
- 第八章 論佛教得失

# 四教考略

國語

英國季理斐輯著

## 第一章 敘回教源委

天地間所流行的宗教不一而足；然而當初無不各有來源，分門別類，相接相續；太粗陋的不必深究，現在我們只論精奧的教門。各教門的本末，要以回教爲最後興起來的；在紀元後六百餘年的時候纔創立；不像印度等教，從上古就有，他們的緣起也很難考查。回教最先立教的，乃是穆罕默德；曾著一卷聖經名爲古爾阿尼，發明他這教門的宗旨，與他自身的品行；經裏說，這教門並不是他所新創立的，乃是從祖上傳下來的。（亞拉伯人說亞伯拉罕之子是他們的祖宗）所以實是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宗教，而且穆罕麥德也附會上耶穌的說法，自己承認他這教門實接承耶穌的宗派；其實不過藉這說法，自立他這教門的腳步。按他的說法，有的真實，也有的錯誤，一看下文可以曉得。當穆罕默德初立教的時候，聲勢很大，一時頗稱興盛；以先亞拉伯有幾個部落，彼此總是爭鬪；從穆罕默德的教門一發現，大家一服從他，於是幾個部落也就相合爲一國。

西歷五百七十年（中國陳宣帝太建二年）穆氏生在墨克城裏，幼無父母，叔父撫養他，到了二十

五歲，遇見了一個有錢的寡婦，他就爲伊去傭工，後來就娶了這寡婦爲妻。穆氏藉他妻的資本，作買賣一道很有大名。到了四十歲的時候，覺有上帝默示他，命他去傳教。

以先亞拉伯人的宗教，是敬拜許多的偶像；每逢佳節，各部落的人，都聚集在墨克城的一個大廟裏，敬拜他們的偶像；他們的神，甚至於有三百多；另有一塊黑的石頭，亞拉伯人相傳是從天所降的，尊爲聖石；又在這些偶像之中，奉一個真神，說這個神至尊無比，人不能同他往來交通，正如中國以上帝爲至尊，人不能高攀，只可奉敬些小的神佛，向他們求福一般。穆氏見大衆敬拜些假神，心裏大不以爲然，乃深惡他們的虛偽。

穆氏曾到敘利亞等處去作買賣，遇見猶太人與信耶穌教的人，纔聽見有摩西與諸先知的，並耶穌的聖教；不過因這些人不是學問中人，未曾讀書識字，所以見理不明，因此穆氏從他們所聽見的，不都真實可靠，錯誤的地方很多；甚至認三位一體爲聖父聖子與聖母馬利亞，然而三位一體的眞說法，乃是聖父、聖子、聖靈、馬利亞，不過是耶穌肉身的母親罷了。穆氏聽見這些人的話，心裏仍舊沒甚麼把握；以後他妻子的叔叔，帶他見哈尼非教中人，（哈尼非亞拉伯語）都是有道的人；聽見他們但敬一位至尊無比的真神，很佩服他們的宗旨。這一個教門中，稍微有一點眞理，是從猶

太國所傳來；一生預備末日的審判，非常的嚴格；其中看世俗如糞土的宗旨，很合乎穆氏的秉性；穆氏聽見快快活活的說，「所說獨一無二的神，就是上帝的意思；上帝呀！他是大無限量的，活潑自然，永無困倦，永無休息，上天下地都爲他所管理。」從此以後，穆氏總說上帝亙古以來，惟藉無數先知的口，傳揚給世界；他自己也就自認是先知中的一個；並且自認是爲上帝所選派。因此把以先所認的默示推翻，從新再受這位上帝的默示。由此一看，穆氏所傳的道，果從那裏而來，我們不難想見其中的大概。然而以後這教門又真真的興旺，這是甚麼緣故呢？

我們試將穆氏所見的異像同他生平的事績，詳細討論；當穆氏未得道的時候，曾獨自遊山，再三的思索，恨塵世間種種的紛擾，常想避人靜養；有一天在曠野裏，遇見一個高山，山上有個石洞，於是十分歡喜，從此就住在裏面，刻苦用功。過了些日子，穆氏覺得有聲音從天上向他大叫，他回答說：「叫我作甚麼？」那聲音說：「我奉造物主宰的命令，叫你去喚醒真宰所造的血氣之人；要永久尊敬真宰，可以把人所不知的用筆寫出來教訓他們。」穆氏此時非常的戰競；以後將這話告訴他的妻，他妻也很相信這事；極力勸他安心靜氣，存最好的希望。但是穆氏自己還不敢深信，惟恐或是鬼魔來迷惑他，或是邪神來附着他；常常默想，「我所聽見的，果真是上帝的聲音麼？實在

無憑可考。」後來又聽見這聲音對他說：「你是上帝的使者，我是加伯烈（大天使）從此穆氏就信上帝有意傳作音與亞拉伯人，所聽見天使的話，便是上帝的話。又回家去見他的妻；但此時他身體很疲倦，乃向他妻說：「保我！保我！快取衣服披在我身上。」正在這會又有聲音說：「你被保護的人！要起來，勸人榮耀你的主，你須潔淨，須遠離可憎的罪惡，不可因受人賄賂，隨便加恩；要靜候你的主。」穆氏聽見這聲音，更信爲真的天命，誠心信服；一時把原先的成見，全都改除，成了一個新人。當他傳教的前十年間，講道時常被入譏笑，凌辱，逼迫，而且很利害，穆氏居心忍耐，終信上帝爲獨一無二的真神，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相信既深，便不自由的去勸化同在一處的一切人，同心敬愛獨一的真神，悔改前非，預備將來的審判，以先信道的狼少；又因屢受衆人的羞辱，都分散去了。墨克城裏的人，很恨惡他這教門，有人曾說：「穆氏自己作夢，我們謹守祖宗的教，足以拒絕此人。」後來信的漸多一點，那些不信的惟恐這教要真的傳開，決意將穆氏這些人驅逐出境；他們說：「穆氏的教若一傳開，墨克城的財源必要斷絕。」這是因爲穆氏不敬拜偶像，若人都信他的教，就沒人再燒香；那末，叫墨克城裏的人如何生活呢？他們既立定了主意，便要刻不容緩的驅逐穆氏，不料相離不遠，有一個城，名叫美地，那那城裏的人，暗請穆氏逃到那裏去避難。先是美地那

的信教的來，墨克城赴會，與穆氏祕密起誓，只敬上帝，不敬別的神，不偷盜；不姦淫；不殘殺初生的嬰孩，不毀謗人，凡事必聽從穆氏深信穆氏爲上帝的使者。大家站立起誓，共同保護他，如同保護自己的妻兒，亞拉伯人向來因血脈的遠近，定人倫的次序，一從信了此教，便看教徒如大同，再無血統親疎的分別；只以教條爲歸宿。這教門的大旨，乃是真宰以外無別神，穆氏特爲真宰的使者。穆氏逃難到美地那的時候，是在西歷六百二十二年，回教歷史的紀元，便從此年開始。等到穆氏得民心，梅王以後，因爲政務繁雜，便不再述說先知的話勸人，而且自己也便慢慢的言不顧行，不像先前語語合理，顯得是爲上帝所感動，很願榮耀主，很能感動人，那樣。後十年，既得王位以後，乃與所說聖人的行爲，大相反對。作王之初，還能顯出一些能力，使民人歡喜，直鬚胸有成竹，並非出身貧寒的人所作的事；所以他的門徒愛戴他。既信了他的教以後，也就不計較他的小節。後來穆氏的行爲大不如先前，門徒以爲管理民情甚不容易，還能原諒他。於是穆氏便能隨意所爲，會定一個人可娶四個妻的條律，可是自己甚至多到九個妻兩個妾；有人問他，他便說是上帝所許可，並非是自己的意思。當他在墨克城的時候，曾說傳教不可勉強人信，可是教徒又都勇敢能打仗，從此可見這教所以能興的，是由武力而來；沒有甚麼可怪的。穆氏死後亞拉伯地方的人都信



了這一教；並且很喜與別族人爭鬪。雖然素稱勇敢的羅馬與波斯的兵，也敗在他們手裏，所以不久，猶太敘利亞波斯伊及與非洲北境；如同風捲殘雲似的，有多少改從了回教的制度。後來又與歐羅巴洲奉耶穌教的國戰爭了多年，然而現今奉回教的國，再沒有與世界各大國相爭的能力。

## 第二章 論回教得失

猶太教、耶穌教、哈尼非教，都有相同之處。穆氏採用其中幾個相同的理，又加上他的本意，立爲一教，傳給鄉下人。他自己很有好道的真心，起初人品倒還端正，善於應酬交際，也是顯而易見的理。他這教門所以興盛的，是這個緣故，並且他傳教有不信服的，他便以強力服人，叫人因畏而信也。是這個緣故，也有人說，回教所以興盛的緣故，實因穆氏許凡信教的，可以多娶婦人爲妻妾，所以信從的多；假如禁止犯姦淫，教條的約束很嚴厲，使人不能隨心所欲，又誰肯相信呢？種種的理論，有的褒；有的貶；然而都欠確切。當穆氏初立教的時候，本意是要勸人悔改前非；約束教徒的法律，也很嚴緊；不能輕犯。一看其中優待婦女的幾條，也可明白：（一）凡人娶妻納妾，不可多過四人。（二）近親戚中不可聯姻。（三）休妻有一定的限制，不能越過預定的規矩。（四）夫死，婦人能承受家產。（五）不能看寡婦如同一種東西，可以送給別人。所以穆氏待婦人，實有可取的地方；不可隨

意的貶他。

一天穆氏剛同人打完仗，忽然間來了一個部落，向他投降納貢；求穆氏許他們嫖妓女，取重利，喝酒等事；穆氏不准說，「這些事都是回教所戒的，也立了一定的規矩，還能爲你們廢去麼？那這部落又求他說，我們當中有一個偶像，最好容我們保存三年；要不或或是二年；至少也要一個月，不至於因此就忽然改了舊習慣；那末或可以使愚民歡喜。穆氏又不准，使人當時將他們的偶像毀去，穆氏這樣的行爲，可見不是因爲他順人情慾，回教纔興盛。

以色列人（猶太十二支派總名）在埃及國爲奴四百年，受遍了埃及人的虐待；因此把剛強的心，全銷磨盡了，絕不敢同人爭戰。以後忽然起來一個聖人，名叫摩西奉上帝的命，在他們中間傳道；他的說法是上帝本是自然有，永遠有的神，天地的活潑主宰；特要揀選以色列民爲他寵愛的民族。以色列人聽見這話，都高興起來，精神奮發，各各都成了振作有爲的人，至終自立爲一國，雖當時最有勢力的民族，也爲他們打敗了，趕出境去。

上帝所默示人的道理，極其深奧；因這道理深入到穆氏心裏，不啻如攻城的兵，攻開了城門，一擁而入。又比方琴上的弦，被風吹動，所出的自然聲音。穆氏信道既深，心中如同烈火薰烘，隨從的衆

人，使他們的心也同時火熱。當時信耶穌聖教人，雖然也深信上帝的道理，但總沒有穆氏更懇切。上帝並不是憑定的理想，實是天地的大主宰；天地萬物，既是爲他所造，一切的運行，無非要表顯上帝的無所不能；各國歷史所記一切的紛紜變更，不過表明上帝意旨的痕跡。上帝管理萬國，如同家主；諸先知所受的默示，都是上帝曉諭人的旨意；人能聽從這旨意，就是智慧；也是得福的捷徑。然而這道，不過只有猶太教與耶穌教是傳下來的正宗；耶穌教又是接續猶太教的正統，更加上耶穌所發揚的真理，猶太人，所以能遵從上帝命令的緣故，因爲從起初總接連不斷的有先知開導他們，所以他們的見識，歷代增長，但是在耶穌降世以前，究不能明白的透澈；直到上帝特差聖子聖靈，將奧祕完全顯示給人，人纔知上帝是誰？上帝的真理永遠不能動搖；人若捨去這真理，另從別的道，上帝必要責罰他，使他蒙羞。穆氏所說，人一生的大本分，乃是由於他由上帝所存的觀念而來；某外國博士論回教說，『以實拉梅』（亞拉伯話譯爲佩服上帝）的意思是說我們必須佩服上帝；無論上帝如何待我們，我們總要甘心佩服，纔能增長能力；不然必一事不能作。人生都有命運，這命運乃是上帝所定，人不能自己更改，所以人當安分守命，須信預定的命，不能逃避；雖有不如意的事，當知其中必有上帝所存的美意。上帝的旨意，乃出自上帝的智慧，人能知道這個，

他便是大智慧人。人的才力本來有限，上帝乃是能全的主；人不可用心思測度上帝的智慧，評論上帝的行事；上帝所定的制度，極其公平；待人沒有不合理的地方，雖然有時候懲罰人，使人受過多少痛苦，乃是上帝對他委曲成全的苦心，並不是偏待甚麼人，所以人應當永以誠心服從上帝爲本分，決不可有一點怨恨的心。以上博士所說回教的大意，豈知耶穌教的教意，早已如此；並且更要精確，因爲耶穌不但教人服從上帝的意旨，並且顯明我當服從的上帝是誰？是何等的神？看耶穌的說法，是上帝爲愛人的天父；一有這句話，人與上帝間的關係更要親密，不止於敬服罷了。在先曾有某博士說：「傳教的，無非是要人敬畏上帝罷了。」其實不然，若論只於敬畏，在穆氏所傳的教裏已經完全；豈知只是真道的片面。凡爲奴僕的，都要敬畏主人；若世人僅知敬畏上帝，不過還是高等的奴才。真道的理，不但教人敬畏上帝，而且要明瞭上帝是誰？要把他對於上帝的愛心，發揮淨盡，要把主僕的關係，變爲父子的大倫。那末，尋常所說的敬畏，也是如此。凡爲奴僕的，不過謹承主人的意旨，不能自主，沒有改革的權柄，也沒有上進的希望；但是爲子女的，承受產業，凡事自主，必能增長見識，有進步的機會，所以一代要比一代長進；這乃是聖教的真意。絕不像僅如奴僕一味的敬畏主人。真教必具有不可少的三種要素：（一）必有所倚賴敬畏的

神。(二)我的心靈必與神的心靈相通。(三)人有自主的權柄，長進的機會，回教只有第一層，缺少二三層。從穆氏死後，他們也有教師，知道他們所奉的教還不完全，想法修補所缺的兩層要素；但是他們所講出來的，又與穆氏所作的古爾阿尼經不合，如說穆氏是大聖人，至今還活着，在上帝面前爲回人作中保；與古爾阿尼經裏所說，人不能有中保的意思已經相左；又說回教的奧意經歷代許多聖人發明，這些聖人都與中保相似，因爲他們都能親近上帝。這類說法，似乎是人與上帝中間有極深的深淵相隔，沒有中保開一條往來相通的道路，人不能過去。然而古爾阿尼經裏，却反對這類說法；屢次戒人，說上帝離人遙遠的話。回教的章程最緊要的，乃是按着時候禱告上帝，上帝與人本不相隔，可是人反自以爲相隔，若無中保在其中介紹，人豈能與上帝相見呢？可惜無怪乎回教看禱告上帝爲具文，爲儀式，一點沒有實際；不但不能安慰人心，而且不能稍微增人一些力量。

從穆氏死後，回教中慢慢的分了許多支派，成爲許多門類，各自結黨；其中有一門名爲蘇非（亞拉伯方言）要增補穆氏教意的缺點，說人當盡心竭力愛上帝，然後可與上帝交通。這說法與穆氏的說法宗旨大是相反？穆氏會禁止人，不准人與上帝相通，常用很嚴酷的刑罰，禁止衆人的口；

爲人仔細申說，上帝與世人中只有一件事，乃是用聖人與先知傳播上帝的旨意與世上人聽，此外人不能高攀上帝。從蘇非黨一起，於是推翻前意，他們說穆氏的道理，不過是教人心中安靜知足，不想非分。可見這一黨人，不是真的回回教人。然而他們這一黨，也是枉費工夫，沒有甚麼益處；如近世有一個印度人依美德定從小就是回回教人，學問很好，是一個很有名望的道學先生，對於蘇非黨的規矩，極端謹守。他自己曾說，「以先讀古爾阿尼經，想求一個得救的法子；從始到終，總沒有找着一個贖罪的門路；因爲上帝與人世當中，並沒有一個救世的人出來當中保，使神與人接近，後來到加羅里城，遇見一個蘇非黨的教師，送給他一本書，警戒他說，「不丟不忘，其中有永生的萬福。」他得了此書以後，晝夜的誠心念誦，整天不與人交談來往，凡裏面一切的規矩，都誠心遵守。一心要隔絕世俗，使心靈與天神交通；然而至終他的心，總覺不安，疑惑回教的道理還不完全；想深求教門的益處，雖經了許多困苦，到底沒用；因此心中越不知足。一直好幾年，一天忽聽見他的朋友回教的大教師薩甫達阿立受了洗禮進了基督教（救世教）心中很希奇，於是買來新舊兩約與一切辯論聖道的書，去見教士長懇請他講論；教士長大喜，爲他講馬太福音從一章聽到七章，心裏越覺得不安，越疑惑回教的教義。因而把聖經通讀一遍，有些會悟的地方，不上一

年，全書的意思大半了解；深知回教不過是穆氏的教，並非是上帝的道；回教人受他的迷惑不能自知，正加以訛傳訛，得救的真道非信從耶穌基督的聖道，別無門路；若只信回教的道，還是世人的道，與得救的聖天無干，「依美德定」這樣說，以後他也受洗進了聖教，因而自述他生平的遭遇，作一卷書名爲自歷明證（廣學會印售此書共已譯出十三卷這是第二卷中）有心尋求聖道的，只要看看，便可曉得回教缺少第二層工夫。

真教第三層素要，也是回教的缺乏；細查回教歷代的史記，總在一代不如一代；可見回民的教化，不與去舊更新，所以絕無進步；一切的文學藝術也不發達。在當初回教初傳入印度波斯西班牙等國的時候，也出過幾個人才；都不過一時興起，與回教沒有甚麼建造；比如根底不深的樹，一時開花，也很茂盛，然而根本不固，不久花也凋謝了。現今印度波斯西班牙以及中國境內的回教，都沒起來甚麼特出的人才。細查遍地球的回教，總不如救世教感化人的能力速而且廣；何以故呢？因爲救世教引領各人與上帝相通，所以上帝保佑救世教中人，使人人都自主各，自增長他的實力。凡信從救世教的國家，總是越來越有進步；文學教化，也一代比一代盛興；救世教在人心裏，正如有泉源的河，長流不息，無論流到那裏，凡受過他滋潤的地方，都成了肥美的田地；一切草木也

都蕃盛。(見舊約以賽亞書三十五章六七節)但是回教的理大不如此；他的立說是以爲人有一切的學問，技藝等，都是人自己的事，與上帝無關；上帝固未曾把這些啓示與人，上帝所以啓示人的，不過是開端一次；這一次的啓示，乃是聖經古爾阿尼從此而後，凡人在世間謀衣，謀食，以及一切生活的順序，都應當自用心思，不當希望上帝的幫助；就如繪畫，音樂，格致，製造等事，不過是用人的聰明，推究天地間的奧理，所以世間上的事實，日新月異，人的勞苦，一點一點的減輕，這無非是人所自爲的事，何關於上帝呢？並且還說，世人所有的聰明才力，都不是上帝所深喜歡的。這說法，越發的不盡情理；他們回教人，豈能捨去聰明才力不用呢？既說上帝不喜歡，他們自己反倒喜歡，豈不是顯然的反抗上帝麼？

穆氏立教如何想像上帝的權力，也如何定規人的本分；以爲世界本是上帝的世界，都爲上帝所管理；所以人生在世，分內的事沒有兩樣，只於事奉上帝而已。穆氏牢守這種思想，事奉上帝異常的虔誠；因此將其餘的道理，全都一筆勾消，漫不介意，所以凡回教國家一切的政治，以及軍民人等一切的事件，都與這教義相同。當回民極盛的時代，專心的經營四方，凡同別人打仗，都很勇敢；等到國家太平以後，人心也就懶惰了，風俗也就敗壞了；這都由於教義的毛病。因爲回教的本意，



不過用兵力降服萬國，聯成一箇大國；等到戰事以後，也就再沒有教化他們的法子；如此有甚麼步進的機會呢？穆氏只於教人敬畏上帝的緣故；他以為人的善惡禍福都是上帝所預定的命運；人不能更改，不能逃脫；所以人不亞如被命運所細綁，絲毫不能轉動。然而這類說法，未免太過；人固然都有命運，但不知命是愛我的天父所定，天父愛人，本願意人都上進，又何會細綁人呢？所以信救世教的人，都能勉力上進，因為確知上帝補助人的力量，所以十分殷勤。回教不然，把一切都託給命；所以當戰陣之間，都很勇敢不怕死亡，及至太平時候，人情冷淡，諸事荒廢，也說命當如此，人無法振作，凡事不肯用力，雖有極艱難的事，還要說安命守分，決不敢違抗；口中也總不說怨恨的話。若有人勸他，說某事是上帝所命，應當使他成功；他必即刻去作，不敢懈怠；雖是別人不能作的，他此時也能作到，不過，事成了以後，還是照舊懶惰。

要知各教的高下；惟一的試驗法，要看他如何論上帝。回教論上帝有可取的地方；也有不大對的地方。可取的；如認上帝是獨一無二的大主宰，能把最高，最真，最切的理，表顯出來，雖然對於上帝知道的不深，還能誠心傳教，所以能成全大事。以一個不學無術的穆氏，又沒有良友相助，當窮困的時候，居然能創立一個興盛的大教，不能說他對於真理沒有心得。因有上帝真理的能力，比人

所誇張仗恃的一切，更強萬分；人所仗恃自保的，甚麼兵強馬壯啦，甚麼高城深池啦，但是上帝教訓的感動力，比較這些更要強盛。以色列人在作人奴僕，受盡了人挫折的時候，一受了上帝的感動，便能打敗了仇敵，攻破了許多城池；乃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效驗。查猶太國的歷史，上帝時常拯救以色列人，表明世上所有的權柄，都由上帝而來；人若誠心倚賴上帝，沒有不大獲全勝的。穆氏深信此理，也是他論上帝有可取的地方。

天下信從回教的國家，現今都衰敗了；風俗也一天壞似一天；何以故呢？實因回教論上帝還不圓滿，所行的還不是完全的真道；當初穆氏與猶太教人及耶穌教人相往來，只聽見上帝是獨一無二的神；但其中的奧理，不十分明了；因為他並未讀過討喇特（回教稱舊約摩西經為討喇特）和引支勒（回教稱新約四福音為引支勒）二書，只憑傳聞；所以論上帝未免有錯誤。穆氏雖然信上帝，可惜不知引支勒書中無盡的真理，上帝一切性情能力，都為耶穌顯明出來；所以耶穌乃是世界的救主。我現在與回教人說，我是信耶穌教的；你是信回教的，你與我同出一個來源，乃是上帝，獨一無二的主宰。我要把進一層的真道轉告訴你；上帝固然是獨一無二的，並非有三位上帝，不過因憐愛世人，降生了耶穌基督，他是與上帝相同的。當他在人世的時候，屢次顯發他的神能，行

許多奇異的事情，一看引支勒便可明白。但是他的特榮，並非是剛強好勝的大權，乃在乎柔和克己的精神；新約裏識「他」（指基督）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爲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爲人的樣式；（腓力比書二章六節）便是明證。基督因心愛衆人，甘願爲人捨命，所以最能感化人的，不在乎強權，乃在乎普愛。回教古爾阿尼經說上帝是獨一無二的真神，至尊無對，最慈悲，最聖潔；又說上帝待人不求全責備，常原諒人的過犯；既不求生全責備，怎麼算完全聖潔？又何以見得上帝的公義？其中的議論，多有毛病，遠不如舊新兩約所論完全無疵。細看新約中的意旨，便知上帝至公無私，不原諒人的過犯，人的過犯，必當受刑，但上帝由大慈大悲的心裏，要想給人出一個免刑的法子，特遣耶穌替人受刑贖罪；而且又賜聖靈感動人心，使人歸正；直如將罪惡的權勢，戰勝了，滅亡了。上帝不輕恕人的過犯，而有拯救人的方法，真是個仁義兩全的法子。若像回教所說，上帝不用中保便一味赦免人的罪過，是待人止有姑息之愛，不能把人納入正軌，是仁至而義不盡，如同婦人之仁；如何算是大公無私，審判天下的主宰呢？

人若能了解上帝三位一體的奧秘，便可知上帝的性情全能，並不止於有管理上天下地的權柄，藉着先知曉諭世人罷了。因爲上帝不但只是主宰，而且天地萬物實爲他所自造；所以人稱他爲

天父。但是人既爲上帝的兒女，反倒多方與天父隔離，因此不能相通。天父於是特遣耶穌降生，作天父與人間的中保；而後世人的心靈，乃能與天父相合。須知使此事成功的，又在乎三位一體中的第三位，就是聖靈。那末，基督的降世爲人，指導人與上帝相合，正不亞如在深淵隔絕的地方，修一座大橋，把兩岸連接起來，使能彼此相通。若沒有耶穌降世，絕沒有聖靈的感動，因此人也絕不能與天父復合。看約翰一章十二節裏說，「信他名的人，（他指耶穌）他就賜給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可知耶穌足可使人得爲上帝的子女，而且是好的子女。可惜回教不明三位一體的理，既沒法使人得上帝的子女，又怎能感動人心，補助人的德行，使人各盡本分，成爲上帝的好子女呢。回教人更不喜聽上帝有獨生愛子（就是耶穌）不知上帝的愛子不是指人倫說的，所以耶穌論肉身，乃是馬利亞之子；論本體，乃是無始無終，永遠長存的神。聖父聖子的說法，不過是比擬之詞；也表明親近不能相離的意思。耶穌講道常稱上帝爲天父，其中實有至理存在。天下惟有父子一倫，是世間極大的根源，是人人知道的；一個人沒有無父母的，但是凡爲父母的，一生大計，都要勤教自己的兒子，效法自己善良的行爲；所以耶穌會說，天父也有此心，甚願世人都變爲完全無惡的人，不愧爲天父的子女。天父既存此心，因此特設一個父子相通的法子，乃分靈降世拯救世

人，便是耶穌基督，所以耶穌極力因聖靈感化人，必要使人人都有善無惡，成爲完全的人。（耶穌的道理高妙無比，參觀本會各種書籍自能領悟）回教不明此理，因此不信上帝有愛子；這是對於上帝的觀念，有欠缺的地方。

查回教對於人道，也有不當的論法，因對於上帝既不能看透，對於人道也就不知所不能明了較大的，怎能領悟細小的；回教說上帝只是萬物的主宰，不敢稱他爲父，那末，人在世間無論男女不過是僕婢，因不自知是上帝所篤愛的兒女，也就不能自尊自立，豈不可惜。穆氏雖極力的勸人敬畏上帝，怎奈人自看與上帝不相干呢？既然看上帝爲主人，自看爲奴僕，世間上的奴僕焉有與主人一體相連的理呢？使人與上帝不相通，便是這教義的大缺點。而且這教也沒有尊重人格的理，可以幫助人勇往上進，看他們待婦女的三宗事，便可以一目了然。（一）一個男人，可娶幾個女子爲妻妾。（二）休妻的條例太多，過於輕易。（三）可隨便收使女作妾。這樣的太輕看婦女，便不是好的規矩。回想上帝造人之始，先造一個男人亞當，還沒有配偶，上帝乃取亞當的肋骨，爲他造成一個女人，名叫夏娃，作爲亞當的婦人，從此便有了夫婦一倫。可見上帝只許人一男一女作爲配偶，絕不可一個男人，有好幾個女人；而且夫婦既同出一體，也要如膠似漆不可分離，所以夫婦乃

爲上帝所配合，人不可以輕視。然而這還是舊約裏的說法，到新約裏更要鄭重，耶穌會說現今猶太人休妻，不尊上帝當初所立的規矩，常因一點小的緣故休妻，豈知除了犯姦淫以外，再沒有休妻的理由；因爲婦人既犯姦淫，便是自將大倫敗壞，自離棄自己的丈夫，夫婦的倫常既失，所以他丈夫休他不算錯誤。除此以外，便不能輕易休妻了。男子既不可無事休妻，也就不可多娶婦女；這一男一女，便是上帝所立一定的規矩。若按穆氏的行爲，男權太尊，女權太卑，整天使婦人用手巾蒙着臉，不許出了內室，直髻髻把他們收了監獄，並且一家之中，既有如此多的妻妾，必要彼此忌妒，家庭之中一定少不了紛爭；婦人既如此，又怎麼教訓兒童？家既不能齊，國必不能治，俗語說「國之本在家」，家門中既如此齷齪，一國的教化怎能潔淨呢？而且既有許多妻妾婢婦，放縱情慾，簡直是以婦女爲玩具罷了；這樣的教化，如何能常久存在，又如何能用他教化天下呢？耶穌教以婦人作丈夫的助手，同心合力，教導家庭，再由家庭推到天下，拯救人的苦難，同作善工，比回教大不相同。由此又可見回教論人道也不洽當。

這樣一說，只看回教論上帝一層，已經如此不圓滿，要得一個全備的教門，去了討喇特引支勒而外，還有甚麼呢？穆氏作古爾阿尼經會說，新舊二約完全是上帝的默示，也勸他這教中人遵守這

兩部書（看下文附錄便可以證明）每人必須全信爲上帝所默示，纔能蒙上帝賜恩；若只信古爾阿尼不信新舊二約他的行爲仍舊難免差錯。穆氏的話如此，可惜他也是「徒聞其名，未見其書。」一二約裏一切的真理，並未親眼得見，難怪他論上帝與人都不透澈；緣故是當時的二約是希伯來與希利尼兩國文字，深奧不容易讀；穆氏並沒有學問，怎能讀呢？現今回教人的機會，較比穆氏已經甚好，凡新舊兩約都已繙成了各國的文字（中國文與亞拉伯文都有）無論那一國的人，都可以直接的讀，啓發心靈，求上帝拯救。若回教能細看新舊兩約固然是我的盼望；然而也是回教人的幸福。不然，若不明白上帝必加恩與敬畏自己的人的理，雖然每天說敬畏上帝，何嘗是真的敬畏呢？

## 附錄

上文所記穆氏尊重新舊兩約在古爾阿尼中有百十多處證據，今摘出幾條來可以佐證。

蘇拉八十七第十八節說這道理實載在從前的書中，就是亞伯拉罕摩西的書，並蘇拉五十

## 三詞相同

蘇拉三十二說我（指上帝下文同）今將書給摩西引領以色列人，所以不可疑惑，又蘇拉四

## 十五詞相同

蘇拉十九第二十八二十九兩節說馬利亞指爾撒說我怎能與這孩子說話爾撒回答說我實在是上帝的僕人上帝給我一本書封我爲先知（書就是引支勒）

蘇拉二十三第二十五節說我現在將一本書交給摩西並且設立馬利亞的兒子（指耶穌）並他的母親爲預兆

蘇拉第二第八十七節說我今將討喇特交給摩西在摩西以後差許多先知並且使爾撒行奇事用聖神堅固他

蘇拉五十七第八十七節說我今將引支勒明說給馬利亞的兒子

蘇拉第四第一百六十九節說爾撒馬利亞的兒子實在是上帝的使者你們應當信這上帝的使者又蘇拉第五第五十節第七十四節又蘇拉第三第四四十八節第六十四節又蘇拉第五第一百一十九節又蘇拉第九第一百一十三節都與上同

蘇拉第五第七十七節說你們不遵守討喇特與引支勒上帝所默示你們的也不得根基

## 第三章 敘儒教源委



孔子生在紀元前五五十一年，正是紀元前六週當中的年代；這一週實在是地球上極盛的時代；前後不過幾十年，在中國生孔子與老聃在印度生釋迦牟尼在希臘生伊斯其魯與格物學的創始家皮他古拉此時猶太京城（猶太教的根據地也是猶太的精華所在）被敵人攻破，百姓作了俘虜，興起了許多大先知，如以賽亞以西結耶利米等都是上帝遣來安慰民心的人，預言被虜的百姓，不久還得回去；後來這話果真應驗，在舊約裏可以考查。當這一週天下有這麼多的聖賢出世，此時可以說是天下最要緊的一週。

紀元前幾千年，華人的遠祖從中亞西亞向東遷移；史鑑上記載上古時的情形，說太初之民都是「茹毛飲血」不知道火食；「穴處巢居」沒有房屋；當他們自西向東遷移的時候，經過沙漠瀚海與荒野荊棘的地方，受了多少辛苦，纔到了黃河以北，便住在那裏，創立了國家；慢慢的將土住野人趕出去，逐漸的竟成了東亞西亞的一個強大主人。曾有人說中國自古以來，一切政教，教化，風土人情，總是「一仍舊貫」，並無改變；這說法錯了；豈知中國每過幾百年中，必有很大的變更，有時是合為一統，有時分為列國，風俗，教化，歷代不同；（看孟子卷之六滕文公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一段）不過中國從來，鬻鬻是在另一世界裏，同泰西各國不通往來，不知中國以外還有天

地，以爲天下只中國一國罷了。然而古時，泰西也只有羅馬一國，也自以爲是完全的天下，不知天地間另有國度，眼光之小，也與中國相同。

中國人數很多，多過歐羅巴洲；在大勢上看，中國地七大，出產多，南北部的天氣也冷暖不同，幅員之大，足頂歐羅巴一洲；歐羅巴人初到中國來，登探各種事件，所過的各處天氣大不相同，以爲是經過幾國的地方了；等到一問，纔知道還是一國。所有民情風俗，大概都相同，所讀的書籍更是到處一律，一點也無分別；其中誠有大關緊要的，因爲從孔子修明了古聖人的道統，以後全國一致尊崇孔子四方的風氣，因此便歸一致，這乃是孔子大功的效果。孔子博學古書，將唐虞以前一切荒渺無稽的事，都盡數的刪去，書經（尙書）從堯典，舜典，爲始，堯帝元年，便是紀元前二千三百五十六年。當孔子在世時，世道人心正是無法挽救的時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孔子憂天下的不平，於是古書裏凡有治國平天下的法子，都訂正保存，作爲天下的標榜。所以看他所刪訂的六經，無非是古人的舊作；自己曾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實在不是虛話。凡他生平與門弟子論道的話語，後人把他聚成經典，同古經及學庸孟子等並列爲十三經，中國人看這一部十三經，無一不是「聖人之言」，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沒有一個不看這是純粹真實，盡美盡善的，也是再沒

有一個道理要在這個以上的；而且要了解中國的特性，必先要考查孔子的遺書，與他所行的事，纔能透澈。

光緒二十二年，中國欽差彭光譽赴美國，支加哥萬國會，在會中評論各教，（光譽回國以後著一本書「說教」進呈皇上，其中對於救世教的牧師多有不滿意處，以後王柄耀作「說教雪」一卷改正他）彭君說中國只有一個聖人，是萬世的師表，便是孔子。天地於人的恩澤幾何，孔子的恩澤也幾何，孔子的德行，乃與天地相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中庸）泰西人聽見這話，以為孔子不過是人，中國人便如此推尊他，於是無人不以為奇，因想無怪乎信救世教的人拜耶穌，因耶穌曾行許多奇事，表明確是上帝的兒子。回教拜穆氏，因穆氏自言常受上帝的默示，釋教拜如來，因如來能傳新法拯救世人。耶穌、穆氏、如來都自言是上帝的使者，都以神道設教，可是孔子自言不如古聖人，自己「述而不作」，乃是述古人所作，不過是好學古人罷了，不想中國的平民，差不多將古聖人盡然忘去，只說「大哉孔子」，以致百姓把古聖人與孔子所尊的上帝，也不尊敬，只知道尊敬一個孔子，這實由於讀書的人，惟知焚香在聖廟裏獻祭，那末，百姓也就不知不覺的崇拜孔子，在一切神靈之上，因此便不知尊敬孔子不在儀文，乃在教法孔子的為人。

孔子生在魯國，他父親叔梁紇曾作鄒邑的大夫，七十多歲，繼室在曲阜生了孔子，三年後父親死了，家境甚貧，但是貧而學，所以才德過人。以後作魯國的司寇，三個月便把魯國治的異常平安。可惜此時是三桓掌權，孔子作事掣肘，既不得志，乃辭職去了，在杏壇設教；當時一切懷才慕道的人，一聽孔子的盛名，都來就他從學，不上幾年，弟子多到三千，孔子雖不作官，然而爲天下打算，實比作官還有益；因爲這些弟子，一作上官，都能救世安民。一時弟子尊敬孔子爲亘古以來第一個人；比他爲麒麟、鳳凰、泰山、河海，實在「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要知孔子的爲人，當着孔子時的世道如何，與孔子的居心行事如何。在這時候，列國假仁假義，自相紛爭，不但「世衰道危」，而且「邪說暴行」，充滿了天下；因此臣殺君，子殺父，也算常事；孔子看見這可怕的光景，很爲天下擔驚；於是乃作春秋一書，正綱常，扶人道，使亂臣賊子有所顧慮，不至於公然作亂。這乃是孔子救時的苦心。

中國古時雖然都敬畏上帝，但不大明白敬上帝的理。英國博士雷格司考查中國的書籍，從開闢以來，蒼頡造文字的時候，便有「上帝」二字；可見中國自古已知道天上的神，便是上帝，也足可見中國自古只敬上帝，可是慢慢的又加上各樣的神靈，無論山河草木，各有各的神，人全都要敬拜。

並且占卜的事中國也從古就有，凡人要曉得未來的事，都要藉着占卜定規事情的成敗；荒亂的年代，占卜的事更多，甚至有一部分人，要藉着占卜騙錢度日，天下的人，可分爲兩種；有專講敬神的，一心考查神道，一切言語行爲，不敢不謹慎；有專講利用的，凡有實利的事，必竭力去作，不以敬神爲重。中國人多半專求實用，惟有印度人專講敬神；因此印度把人分爲四等：第一等是在廟裏服務敬神的人，所以人也就喜作此等人，中國向來只分士、農、工、商四等人，並無專爲拜神的；因此後代僧道一類人，得以乘虛而入，專爲替人敬神。然而中國人常信些怪異虛無的說法，當孔子那時候，天下大亂，用左道旁門迷惑人的，非常的多，用吉凶鬼神的事，騙人謀利；孔子對於這類人，非常的痛惡。因他自己不知未來的事，所以不肯妄談死後的事，欺人欺己；平生所講究的，無非是些治國平天下生前的實際。

孔子願意他的道大行在天下，常有「期月三年」的思想，因此便急求實際，屏除一切幽渺無稽的事情，孔子居心惟以能使人盡性盡倫爲根基，故此只重人事，一切神怪，永遠不信；如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都是此意。孔子的本意，本想回復上古時極盛的規模，爲君的要「修德」治理百姓，爲臣的要「盡忠」扶助君王，爲民的要「循禮義」保養身心，必使天下安安樂樂，

物阜民豐所以曾對弟子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這幾句裏，可見孔子學古的熱心。然而孔子對於古人，不是單單的學，也能取古人可效法的成績，使天下效法。其中的特旨可以分作兩樣：（一）論天惟有天子可獻祭，別人祭天便是僭妄；然而天子祭天並不是爲自己，乃是替全國的臣民。至於祖宗，無論天子或是民人，也都應當祭祀。一家中的事只於這事最要緊。最重的道在「齊家」，「家齊而後國治」，所以「家」不亞如拱橋當中合口的那塊石頭，這石頭一壞，全橋必要坍塌；所以治好一國的人，必由家起；敬祖宗乃是「孝」，道「百善孝惟先」，無論何人都不可脫離一個孝字，所以「孝」乃是治天下的大本。（二）論人性；人性的來源，是上天所賜，所以有善無惡；人若能循着這性作事，便不能離去正道，失去人倫；因人的秉性，既是上天所定，所以都有當行的才能，當盡的本分；孔子教訓人，第一要以正人倫修禮節爲根本，根本立定，然後可以正人的心，約束人的行爲。所說的人倫，就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五倫以外，又有三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孔子又常用人倫自相勉勵，有時存不十分知足。

的心說，「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可見孔子的一生，沒有一時不小心謹慎的，也沒有「一事不克已待人的」，如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子貢請教可以終身去行的一句話，孔子只告他一個「恕」字；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把五倫歸總包括在一個恕字裏。都要按一個恕字的精神去行。所說的禮節，禮經裏分爲經禮三百篇，曲禮三千篇，這不過是大概的數目；然而所以範圍人的禮數無所不至，似乎人不能有絲毫苟且越禮的行動；所可惜的，王法至終不能改變人的氣質，使人人都成善人；禮數規矩，也就無可如何的了。

孔子一生由少到壯，由壯到老，無非都是講道的時期；當他作中都宰，以至到司空司寇的時候，似乎有點發展他抱負的時機；無奈過不幾年，齊人送來一班女樂，季桓子收下，不得已又到衛國去；衛國不得志，從此便周流列國，門人弟子也跟隨他受了若許苦難；如在陳國絕糧，在宋國微服避害。雖然如此受遍了艱險，車馬勞苦不休，但是救世的心，一些也不減少；直到六十八歲，回到魯國，從此不再出仕，在家裏刪詩書，贊周易，定禮樂；雖生平未曾得志，到了晚年，乃託著述垂留與後人，可見孔子用心之苦，也可見孔子「遭時不偶」了。到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享年七十三歲，此年

是紀元前四百七十八年。

#### 第四章 論儒教得失

儒教在中國被尊好幾千年，一點沒有非議；既是如此興旺，必有足以服人的長處；然後方能推行久遠；這長處是甚麼呢？我詳細查考大概說有四樣：（一）凡儒家所傳授的一切修己治人之事，都有古書可考；歷代名人的紀載，無非都是古聖先賢的至理名言；並非是憑空的理想，杜撰的私談。（二）儒教合乎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所求的在利用，若與人生有益，順利恰當的事人沒有不願意作的，至於死後的苦樂漠不關心；宗旨乃是要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所以甚合華人的心理。（三）儒教論人倫一層非常的完備。（四）可以說條例詳明，凡一切律法，制度，儀式，無一樣不周到不完全；凡在上的必要爲民人以身作則，領民人走入正軌；這一層更能得人的心。看這四樣，就明了儒教所以興盛的緣故，就是我也不能不存讚揚的心。

要使天下太平，必有一定治理的規模；孔子立教，乃本着這種原理。君王是一國的元首，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如說「天子子萬民」，「元后爲民父母」，所以國君必要「顧名思義」知道如何爲好君。就是爲官的，也要想如何爲好官。上古歷代所以太平的，必有一定的理，所以君臣都要效法。孔子



注意到這種理上，知道要順天命安人民，必須如此；自己既然先知先覺，不得不起來喚醒當代的君臣；假若按他這道理去行，天下必能還從這變亂的地步，回復太古時的平安；這乃是孔子絕大的希望。孔子的道重在「修己」，與老子的話也相同；可是二人的志趣又不同。老子「修己」在乎自管一身，不管天下；孔子修己，在乎加惠天下，為天下立一定的法規，以人倫整頓民情；以父親約束子女的權柄作根基，由家推到國，都有一個忠孝的好精神。孔子論人道最善的地方，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簡單的說，就是一個「恕」字。這與耶穌所說：「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的話似乎暗合。

孔子立教以合羣為重，必要使人羣彼此聯合，成一大社會，立定了法規，使衆人都遵守，不許脫離；所謂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便是此意。合天下為大同，以天下太平為人類最大的幸福，要永保太平的景象，必有三種最要緊的事情：（一）在學問，（二）在儀表，（三）在禮制。孔子所說的學問，不專指着讀書，乃指着正心修身；這個見地非常的透澈，不像現在讀書，只於記誦經史，播弄文章，書裏一切深理奧義，都與自己的行為不相干。我本是信基督教的，絕不能說孔子的道理沒功效，不過有時候不十分可靠；有人說儒教只論生前當盡的本分，尊重人道，不講神道，其中的義理，

只適合人的生前，不能與別的宗教並論；然而我也不去分辨；不過孔子自己會說，他的道就是教，如中庸說「修道之謂教」；孔子自己固然是修明大道的，豈還不是自說他的道乃是教麼？人要考查那一教最有效果；當看那教經過多少年代，傳布多少地方。儒教在中國二千多年，不算不長遠啦；再看中國現在的情形，便可以推求儒教的效果。一個教化推行，必與那地方適合，纔能推廣見效；儒教固然很合中國人的心理，可以算與中國地方適合；而且中國地大人多，教化更容易見着實效；請問現今儒教的結果，到底怎樣？有一個很顯而易見的事，中國人常自言這教有不足之處；雖是讀書人，心裏不免也有這理想，但只說不出口來罷了；因為中國的士子，不肯貶損儒權，所以心雖不足，口也不肯說，但是也有憑據；中國從釋道二教一興，雖然都是異端，流傳一久，上下人等也都尊重他們。又是何故呢？因為儒教只論生前的人道，這二教也論神道，同死後的事，最容易感動人心；人本來常存與神相通的心，但是因無人引導，所以不得其門；一聽見釋道二教，難免他們尊重。這兩教雖道教先行，但老子死後其中奧妙的理，人未曾考究；於是乃有道士乘機起來，專講符咒鍊丹一切荒渺無稽的事；自秦始皇羨慕長生的法子，使人到東海去求仙，這教因此大行；又加上秦始皇用愚民政策，焚書坑儒，專和讀書的人作對，儒教從此衰微，直到漢文帝重看文學，

儒教纔得復興，但是多少道理也就失傳。

到了明帝時候，佛教從西域傳入中國，華人纔知有釋教。過幾百年，唐朝貞觀年，太宗打發人往天竺去求佛經，百姓拜佛的，於是更多了。此教專以天堂地獄六道輪回的說法，聳動人心，雖同儒教相反，還能在中國興旺。當初道教本來沒有廟宇，偶像，跟設醮求福的事。從佛教在中國立寺院設齋超度的事一興，道教也便仿着他們興出許多騙人的法子來。這二教因爲是神道設教，所以能乘人心的缺乏，入到人心裏。然而這儒釋道三教的志趣大不相同，不但能同容在中國，而且有的人要兼奉這三教，豈不可怪？

儒教人本以學問爲重，然而必要品學全好，並且能把自己的心得，著成了書，傳流天下，開發民智，乃是真的學問；但是近來的讀書人，只竊取空空洞洞一點浮面文章，就以詞章論，甚至陶冶自己的性情，感化別人向善的詩歌，也不能作；更如何能把一切性理學，格致學，天文地理等全都了解，獨出心裁，著作新書，傳流天下呢？只看先年這一國的人才，無論文武，只知牢守着成法，不能通權達變，應時勢的要求；實不知古人的成法，行在古時相宜，行在現今未必相宜；那末，中國土人不明「孔子聖之時」的真義，以爲我自有古法在，便存自滿的心，不肯虛己受益，因此不能上進；而且

也無自求上進的心思。「溫故」而不知新，「大背孔子「時中」的本義。況且有時缺乏德行，無非粉飾外觀；在上的既如此，在下的不必說了。我說這話，不是要吹毛求疵；請平心降氣的捫心自問，或者不怪我說的太過了。

並且儒教不能改良中國的緣故，實因士人講求，脚跟只扎在人道一方面，不考究生人的來源，故此不知上帝是造物之主；丟開根本，只從枝葉上作工夫，因此發現三種弱點：（一）不能確定人世的真榮辱。（二）論人當求的幸福，常不從至高處著想。（三）論人倫一道固然盡美盡善，但不得上帝的援助，不能實行。耶穌教聖經裏說，人當仰望無始無終的上帝，在自己心中以上帝爲父，知上帝離他子女不遠，天地如同所穿的衣，所戴的冠，世界上一切事，都足以表顯上帝的意旨，世人所得的一切生活用度，無一不仰賴他，人生第一要着，就是要專心致志的敬愛上帝；正如古時大聖人文王似的。假若不知敬服上帝，一切心思舉動，必免不了錯誤；遇事不知力盡上帝所命人盡的本分，以至於五倫大道不能實行；所以孔子時，一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事，無怪難免；何以故呢？世間人倫是上帝所定，人既不知是出於上帝，便是不知人倫的根本，當然要着人倫無足重輕，因此雖人倫的條規非常的周到，至終不能約束人，使人不越軌；所以出乎範圍

的人，在在都有；查考各國鑑史，便知這說法的正當了。一個人雖然說不能與神敵體，然而也有與上帝相通的榮耀；若一國與上帝相通，必成強國，一人與上帝相通，必成完全人，不然想當強國，想當完全人，也就難了，因為人既不知上帝的神聖，便不知自己的卑微，還有欠缺，因此必驕傲自滿，以為我一切的作為，已經到了上乘；既沒有上進的理想，又如何能「日新月益」呢？所以無論何人，若不倚賴上帝，他的能力必有限，若深知上帝的無所不能，自然的要倚賴上帝；既倚賴上帝，世間還有不能作的事麼？而且上帝是生命喜樂的泉源，人若自將這泉源堵絕，必要一無所樂，又怎能永保生命呢？因真源既失去，混濁的泉源必當要乘隙流入，此時一個人必難免受罪惡的誘惑，這是無疑的了。並且人所以上進的，必有希望；假若不知上帝，必沒有力求上進的心志，因為他本來沒的可希望；人一深信上帝，然後能希望上帝的援助，成全天下的事情，比較古時還要高，還要美。耶穌基督曾向門徒說他升天以後，門徒所能作的事，比他所作的更要大，以後這話便果真的應驗了；現今基督教在各國的結果，也可以作為憑據。從此可見，或一個國，或一個人，果有真正好的希望，沒有不大得榮耀的。

在第二章裏曾說，真教有不可少的三種要素：（一）必有所倚賴的神；（二）我的心靈必與神相通；

(三)必有進步。現在再按這三條，考查儒教的所以。

(一)儒教的規矩，只有天子可以祭祠上帝，並且也有祭祠的一定時候；到了時候，便「循行故事的應酬一場，時候一過，就又置之度外，並不是日日存着虔誠事奉的心。細想一國之大，只有一個人可敬上帝，敬拜的時間又如此的少；這是人已將上帝推到極遠的地方，不與他親近；那末，又怎能倚賴呢？而且更有不能倚賴上帝的緣故，是說「人性皆善」；只要能「率性」就能完全了仁義，不必倚賴上帝，便可以成善；自信一深，因此也自滿，完全不想己身有甚麼罪過。中國士人不容易信耶穌教的，多半因這緣故；豈知「人非聖賢，誰能無過」；罪過既然免不了，如果人有心求救己的法子，須知上帝看世人都有罪無功；並且罪也很重，僅靠自己所有的善行，不足以補過，因為人的罪，不但合乎中庸之道，而且合乎上帝的法律；這樣人的罪如何重呢？凡人有錯誤，若被旁人勸戒，必要觸動了良心，自覺慚愧；然而這勸戒的人，還不過是個人，我尙且良心發現，何況責備我的是上帝呢？須知人有罪，必要受上帝的刑罰，所以必要尋一個脫離上帝震怒的法子。

(二)儒教說上帝離人很遠，人不能高攀，所以不能與上帝相通；人既沒有與上帝相通的希望，因此人一生忙忙碌碌，無非是經營些地上的俗事，一點不知天上還有至高至美的境遇，可是人雖

不能體會上帝，又人人都有敬神的心思，不過不認識上帝，因此去轉敬假神，曾有某中國人論人說，人也是萬物中的一個，但是與萬物不同，乃是萬物中敬神的一物；因人本來稟着神靈而生，所以從一生就有敬神的本性，於是就不能不去敬神；凡人處在患難裏，自覺無法可救的時候，當然要求神保佑；雖然不知來歷的神，也要虔誠去求他。假若人有極親愛的人，不幸死了，如說此人既死便已經歸於烏有，他一定不敢相信，因為人沒有不信靈魂不散的；正在哀痛之中，若有人用真兒不死，或人不能免死的話來勸解，一定不能安慰他的憂愁；還不如順着人的心理，說自然有神隨時隨地的保佑他，可以動人。可惜人因得不着真神的門徑，所以任意捏造許多鬼物。

(三)天下如有一國，以為世界上惟古時的人最聰明，現今的人絕不能趕上的；這一國必沒有進步。因為他們只以古書為重，決沒有去舊更新的心思；假如有人一味的退步，雖不住的說古人如何好，古時如何盛，無奈古人已死，古時已去，又有甚麼益處呢？假如你一味的進步，盼望所成的事比較古人還好；你的進步，當然不可限量，埃姆爾森博士曾說，「過去的事只有為奴的要思念；」看現今的儒教，把古聖賢所事奉的上帝推開很遠，不但眼不能見，而且心也不要知，所要知的，不過是古聖賢罷了；這種情形，實由於空羨慕古時的景象，不求進少，一代不如一代，乃成了今日的

危局。古聖賢未嘗不好未嘗不可學習；但是也須知扶助古人的上帝，也能扶助今人；啓發古人的上帝，也能啓發今人，因爲上帝不但是死人的上帝，也是活人的上帝；無論是國家，或是個人，若真能這樣信服上帝，一定能大有進步。然而果用甚麼法子纔能對於上帝有一個正當的見解呢？只可在救世教裏去求罷了。

以上對於儒教的事，不過大概一說；現今救世教極其興旺，其中的精理奧義，很有出乎儒教以上的，此書因篇幅有限，難以細載；假使一個大道未達到至美的地步，必要求一個至高的來彌補；要明了其中的所以然，請看本會經學不厭精，救世教成全儒教，耶儒月旦，諸教彙參，真道衡平等書，自能盡得內容的真義。

## 第五章 敘印度教源委

印度國地面大物產多與中國相仿，在五大洲中幾乎有一洲之大，人民信印度教的約二百兆，信回教的有五十兆，此外有二三十兆人還是原來的土番，當然還守土番的教。回回教乃是亞拉伯人征印度時所傳入，至今仍然接續。查印度人所以信回教的也有原故：（一）印度人的階級制度很嚴，（等級名加士得）專意約束人民，分人民爲四級，只論人所生的門第，分別貴賤，世世代代不



能更改；凡不同等的不相往來，不通婚姻，真髻髻築了一堵大牆，專意的限制人，不平等的惡俗到了這等地步。(二)印度教的立說，以爲天地萬物都是一理貫通，但是他們所敬的神，又非常之多，與一理貫通的說法相反。既有這兩個原因，回教一入印度對於階級制度完全打破，使人民平等交通；對於天地萬物一理貫通的理想，有專敬獨一無二真神的說法，整合平日的立說；因此便改從了回教的很多，然而這兩個緣故，也給救世教開了容易傳的門。

印度全地現在屬英國管理，他們的上等加士得乃是與英國人出於一族；四五千年以前，印度的遠祖，原住在亞西亞洲當中的一個平原，都以遊牧爲生，沒有一定的居所。以後人數多起來，此地便顯得狹窄，有幾羣人向東南搬去，順着山嶺峽口的路，一直向東南，到了印度地方，住在那裏；未過幾百年，全占了那地方，自稱阿略族。當他們未來之先，此地原有土人居住；又有一種侵入本地的人，皮色很黑，有人說或因他們與土番聯姻，或是因爲日光正射，因此晒黑了；所以後來的人，稱他們爲「黑皮人」，表明不像自己那樣面白。

印度古書會記載阿略族同土番打仗的事情，土番敵不了阿略族人，慢慢的被阿略族趕逐出去，或逃入大山中去，也有被虜爲奴僕的；從戰勝了土番之後，阿略族的語言便成爲「梵語」。他們

所立的教門分三派，源同流不同：一爲伏陀教，一爲波羅門教，這二教派本來一個名字，其餘的一個爲印度教，是最後出的，當阿路族人在亞西亞平原的時候，另有一支往西南搬去，到了波斯，他們的言語名爲「森語」，在那裏立了一教，所傳的經卷，現今仍舊存在；這一國素來興盛，以後因被亞拉伯的回民戰敗，國也就被滅了。此外又有一支一直往西到歐羅巴的各地散居，以前的希臘羅馬等國，都是這一族的苗裔；他們占地很廣，極西北處有一小海島，也是此族人，去始祖幾千里地以外，現今大展版圖，仍舊管理西國的同族，豈不可怪。

印度人天性好敬神，他們的資質也很聰明，所以有心查考各教的人，不能忽略；但是印度的教門最不容易考查，不像回儒佛道等教，都有一個立教的教宗，容易尋根求底；印度人從來沒有一個教宗，足以代表全教的道理，何以故呢？因爲他們雖然歷代有聖人先知，作詩歌，定律法，論維新，講性理，或傳道，或作祭司，或出家隱遁；不過至終總沒出一個出類拔萃的人，超乎一切先知名人以上，因此印度教的道理，成了七零八落的局面，沒有一個貫串的總綱；如同肥地一塊，生長許多極茂盛的亂草亂木。哥尼耳威廉博士曾說：「印度教是世人自然生出的教門，並非出於上帝的默示，只憑人的聰明智慧，發表個人的理解；而且經過千變萬化，頭緒衆多，並沒有宗門教主，解決

這莫大的紛擾，因此一點沒有教規制度，只有無數的祭司，分門別類，各守一理，同類同門以外，彼此不相通融。一國的教門既如散沙一般，豈不可稱他爲「萬有神教」麼？（言萬物都是一神神就是物物就是神）此等道理能寬能窄，沒有一定的範圍，直如橡樹膠所作的東西，要伸就伸，要縮就縮，並沒有一部經卷，作歷代的目標；如耶穌教的新舊二約，雖然著作的先後不同，却如一線所連貫，印度教歷代所存的經卷雖然很多，無非各言其是，這部與那部，毫不相干；甚至有人說，無論心想那種道理，都有一部經作爲憑據，你說真神獨一無二有根據，我說萬物皆神也有來源，然而印度人看這些都是正教，「對於那門那類，也不敢褒貶」由此言可見，考查印度教的不易了。以一國那樣的大，派別那樣的多，又沒有一個出類拔萃的大人物，將各種道理，聚集大成，表顯給天下後世，所以這教門難以考查；假若有這樣一個人，我們因研究這人，便可以知道這教；何至於使人難知其所以呢，然而既已如此，不得不取最後的一法，就是多讀印度的經卷；幸而有多位博士，將這些經典盡然繙譯出來，不知費了多少研究的工夫，纔有如此的成績；但是這些書中的意義繁雜，不過現在無法詳論，只可大略一敘。

一伏陀經（伏陀梵語有神智的意思）

伏陀經分三等；第一等有四經，是詩家的著作，全是詩歌，這一等最古。第二等是專講敬神的時候如何適用以上那四經，是祭司的著作。第三等是論性理跟人與世界上的事，爲哲學家的著作。最古的那經裏，共有詩歌一千零二十八首，是紀元前一千到一千五百年的人所作，當亞略族人向印度遷移的時候，有聰明的領袖作詩歌訓誨衆民，這些詩乃是印度最早的文字；因他們以先的居住地，天氣很冷，萬物都不大茂盛，一初到印度，天氣很暖，看見極茂盛的萬物，從來不會見過；自然由歡樂裏，不覺的發出詩歌，讚美萬物；如火，如雨，如日，無一不看爲天神，常藉着詩歌發表心裏的快感；這些詩歌傳到後代，後代便以爲全是天神的啓發，因此全誠心相信。然而這些詩中的意思，甚麼是一定的神？甚麼是一定的教？不但文字裏不會說出，而且作詩的人自己心中也沒有把握；如一首詩說「火是至上的上帝，」又一首說「雨是至上的上帝，」還一首說「日是至上的上帝，」對於上帝的論法，如此漂搖不定，直如水的形狀，隨物改變，杯方水也方，杯圓水也圓，並無一定的形狀；然而古經裏本來沒有，爲後人所添上的也很不少；甚麼敬拜偶像，加士得的等級，寡婦殉葬，勉強寡婦守節，戕害身體敬神，輪迴轉生的說法，等等，全出乎古經以外；而且古人都吃牛肉，不以爲罪過，現今的人，不但不吃牛肉，更要以牛爲神，向活牛獻祭，無論何族何類，人人遵守，不

敢違犯，但古時印度祖先所敬的神，在五行以外，要以光爲最重，因此所敬拜的神總名字爲「光明」從無拜牛的說法。

印度人既有最初的古經，很容易日積月累的開發新的知識，慢慢的遠離許多邪神，生出一個敬獨一無二神的教門；豈想到後來的景況完全相反；他們雖然歷代的觀察上帝，無奈所推測的理，不偏於這一面，便偏於那一面，至終得不着正當的標準；現今印度教有若干門，便有若干神；正如希臘俗語說「尋一個神比較尋一個人還容易」言其神比人還多的意思，放在此地也算恰當極了。

印度人的才智果然慢慢的增長了；有的人覺着伏陀經的教還不足，很懷疑祖宗所敬的神，因此有的人索性不再信神了；但是人數不多；勢力薄弱，結果如同行路，到不信神時，不過稍微停步，不久仍舊行走；假如此時有一稍微真切一點的新教，也容易開一條新的道路；怎奈印度教花樣怎樣翻新，宗旨仍然不改；細查印度教的情形，曾經過一次最先的變動，變成一個新的形式，名爲波蘭教，根據於伏陀經，略微的修正；此時已覺悟在萬物中，有一位主宰，萬物都是一理貫通；古人敬光，敬火，敬雲，敬雨，敬日，不過戀慕這位主宰的一種表示。所以印度人自此以後，一切所信，都本這

一條理，知有一位至尊無對的神，此神奧妙無窮，萬物都屬他管理，稱他爲波蘭言其充滿宇宙的  
意思，他們以爲波蘭在萬物以先，本是自然而有，除此以外，再沒有真有，萬物並非是真有，不過形  
像似有罷了；惟波蘭是萬有的根，能生萬物，千變萬化，無窮無盡，有生物的盛德，也有滅物的威風；  
並且萬物的來原，並非是這神所創造，乃是從他自然流出來的。而且他們也想，未有萬物之先，所  
有的不過是水與一個種子，此種子忽然變成了卵，波羅神乃是從此卵所生出，生出來後創造萬  
物，創造完了，便與萬物再沒干涉，也就從此安靜無爲，去人更是很遠了；印度人敬拜這神，心裏還  
覺得不足，慢慢的又尊敬兩個神，一名嬰藪天，是保護世界的；一名溼婆，意思是天王，是滅世界的；  
這三神印度人稱爲三位一體的神，並且各神又都用女子相配，印度廟裏有一個身上三個頭的神  
神像，就是這個神。

伏陀教變爲波蘭教的時候，加士得的形式因此一變；從此以後，加士得所傳的教，乃變成印度教  
的棟梁，似乎非這教不能支持，人人都要信奉。在伏陀詩中分爲兩等，一等是文，一等是武；這兩等  
人位分超出衆人以上，乃是印度的高等人；以後文武兩派不合，從此爭鬪，慢慢的又分爲三類；第  
一等爲婆羅門人，是最高等的；第二等爲刹利人，就是田地主人；第三等爲吹舍人，乃是商賈；其餘

在這三等以下的人，差的也就太遠了，有一等蘇札人，蘇札是奴僕的意思，知識不如上三等，因被戰敗作了奴僕；他們的面貌，顏色，言語，風俗，都與三等人不同，所以上等人嚴禁與他們婚配；但是私相嫁娶的，偶而也有，有黑白二種人相配，所生的子女，不黑不白，另有一種顏色；所以當初雖然分四等，現在也有百數十等咧；然而第四等同上三等，至終不能混亂，至今還有分別。

印度的禮制，上等人到了成年必行繫繩禮，如中國的冠禮似的，童子有一定的年限，年限一滿，便爲成人，用一個繩子前後斜絆在左肩上，繫在右肋以下，以此爲記號，使他讀伏陀經，起名爲第二次重生；此後便接着這記號辦事，永遠不解去；凡屬蘇札人，都要侍奉二次重生的人，而且不許蘇札人拜神，嚴刑禁止；也不許有上等人將伏陀經教訓蘇札人。

久而久之，文派的婆羅門教又超過武派之上；只有他們學問較高，所以婆羅門文人能讀古經，可當祭司；因此他們傳言說，凡人都是由波蘭生的；惟有文人是從口，其餘的武人從手與臂，商賈人從腰，至於蘇札人乃是從足下了；因生出的地方不同，貴賤也就有分別；文人既由口裏生出來，便爲波蘭神所貴重，所以能引領衆人，能知伏陀經的學問；因此各等人都敬仰文人，看他們直如小神，朝廷的官員，惟有婆羅門人能作；如此二千多年，階級制度一天比一天的澎漲，直到西洋教化

射到印度這種不平纔慢慢的打破。

波蘭教較比伏陀教有兩種長處；一說萬物都有原因；二說人都有罪；人一覺本身有罪，沒法解脫，必要轉去求神，因此祭祀的事必要加多，以爲藉此可以免神的怒氣，所以波蘭教論祭祀的話，比伏陀經更多。無奈祭祀的禮節歷代增補。日久反難遵守；約束人的效力反到失去，因此又出一種新書，專論性學；因自覺禮節困人，給人的壓力太大，自然的要想出一個使身心殊服的法子來，這也難怪；然而從此他門論教門的正不正，更出人意外啦；不論那人所信的神如何，是一個或是多個，只要說伏陀經是從神所來，行事謹遵加士得的規矩，他所信的就算正教。這教中的錯誤甚至到這樣地步。

波蘭教所信的理有六條，（一）人的靈魂無始無終，永遠常在；（二）萬物的原質無始無終，永遠常在；（三）靈魂必與身體聯絡，纔能有感覺，意志，行爲；（四）肉體卑賤已極；（五）人生的善惡，必有賞罰的時候，乃見於他所結的果中；（六）靈魂必轉生，必屢次的藉着無數的身體轉生。上列這六樣，雖是波蘭教的公衆信仰，但是教中的博士議論其中的條理，又紛紛不同，常無一定的說法。

二達摩經（達摩梵語爲法）



因性理學的學子議論過於放肆，幾乎不守一點範圍，婆羅門人想補救這弊端，於是發生這部經，內容講究許多倫常的理，並加士得的條規，使人遵守，改正性理學家放蕩沒規矩的習慣；其中最有名的一部經，相傳是波蘭神的兒子所作，其中第一章說，古代的聖人，一天見波蘭的兒子在一個地方靜坐，默想上帝，於是求他將經卷中的律例教訓他們；波蘭之子，因將創造天地的奧秘，講解一次，又命一個聖人，將這律例傳給天下，這便是達摩經的由來，內有一章論創造天地，說大主宰在造人的時候，要叫某人的靈魂作甚麼事情，某人的靈魂轉生爲人，自然要作那事情，又說大主宰造人之初，無論這人性情如何，或犯罪，或不犯罪，或殘暴，或仁愛，或公平，或不公平，或真誠，或虛假，再轉生爲人，他的性情必還如此。還說大主宰很願意世人茂盛，因此特使波羅門人從他口中生出，利利人從手臂生出，吹含人從腰間生出，蘇札人從脚下生出來。

波蘭教的祭司，自命爲高等人，以權勢自尊，常求人的恭敬，「氣燄薰天」，威風太大，因此招人厭惡，而且加士得的約束太嚴，所以印度教雖然興旺，畢竟不合印度人的心理，因此急中生變，常想求別的教來補缺，當紀元前五百年，釋迦牟尼生在印度，提倡佛教，起初他也沒有創立新教的理想，不過將波蘭教稍微的更正，一時的人，正想打破階級制度種種的不平，雖不附服他，因此這教

慢慢的興盛，波蘭的舊教規，幾乎盡被佛教推翻。然而佛教所立的則例，有比波蘭教好的，也有不如的；幾百年以後，兩教起了爭端，到底佛教被波蘭教壓下去，所以現在印度一國，都以波蘭爲正教，佛教幾乎消滅了。

當佛教興盛的時候，波蘭教的勢派很不振作，因此素來所尊敬的神，至此也不再信從，廟宇裏冠冕堂皇的神像，也不過成了陳列品，雖有名人出來講解教中的奧蘊，怎奈人都不能領悟伏陀的精奧不能了解，反倒喜歡兩種小說，這兩部所記載的，是古時兩個人的事跡，一個名叫藍摩，一個名叫吉士那，大衆既羨慕這兩個人，便慢慢的奉他們爲神明，傳言是嬰藪天所轉生，（嬰藪天見上文）波蘭教改成現在的印度教，便是這個影響，到如今這二書仍舊爲印度的人所敬仰，每逢佳節，必有人將這二書的故事，講演給村民，因這些故事是最能感動人心的。這書第一部分十八本，共十萬句，大概是說兩支派人爭戰，被得勝的佔領了那地方，吉士那乃是其中的一個烈士。第二部裏的烈士乃是藍摩，這二人行過許多奇事，其中雖有許多離奇怪誕的說法，但是印度人最是篤信不疑。

婆羅門人想求印度人喜悅，於是捏造神能轉生的說法，迎合人的心理，只要哄的人人喜悅，不怕

多多的捏造，因此教門也就慢慢的往虛偽一面去，凡事不求實理，一切都成了虛妄；相傳日久，以訛傳訛，正如江河開了口子；越來越大，終有不可收拾的地步。

印度地面原來的土人，也喜聽神道，波羅門人想籠絡此種人歸服了自己，好利用他們抵制佛教，因此將舊波羅教改成一種新的形式，就是現今的印度教；然而這種改變也連帶別的關係；因此時阿略人的心理，已經慢慢的有點開發，不再被古教所拘，心中已覺悟上帝與人來往的機會，每每的說「大保護的神，豈真不能從天下降，將已經滅亡的從新復興麼？」試看萬物都有循環的變化，可證大保護的神，誠能使自己轉生爲人，「這乃是波羅門人根本的理論，無奈後來的人，將許多虛妄離奇的事加在裏面，以至越來越虛偽，也是可歎的事。然而印度教所以能振興推廣，反倒正爲這緣故；因印度人沒有不喜聽神能轉生的說法的；直到基督教傳入印度，乃證實上帝降世爲人，有真憑據，並非是祭司們的捏造，不覺的更加歡喜，爭先恐後的信從了。

三白各地經（白各地梵語爲信仰）

四種伏陀經是印度人最初所信的教，直如泉源，以後分支別類常有變更，然而出處都本這四種。此後分爲註解舊經與論說性理二種，並專講律法的達摩經，經共爲三種，乃是印度第一次改革。

的規模。當佛教與印度教同行以後，波羅門人將古時所傳的兩部詩，重新刪改，專講究重生的事。印度教的規模又一變，這算第二次改革。後來又出富蘭納經十八本，接續富蘭納的有神變經。二種內容的要旨，是說明神有看不見的能力，與世人當敬神的緣故。這是現今印度人所信的規模。富蘭納經以古經為根據，議論甚多，很覺累贅，一共多到四十萬句，勸人只敬淫婆與娶數天神，似乎還是有神教的脫胎；中有一卷是頌揚娶數天說敬此神極關重要。神變經常有淫亂穢褻的言語，越發的荒謬。查伏陀經雖很有可觀之處，可惜後出的種種，瑣碎雜亂，沒有多少關於重要的。現今印度人講究經上的儀文，比修德行善還要緊，有勞了多少神思，無益於實際的三宗事；第一是朝山拜神，雖然道路很遠很艱難，也不理會；第二是苦鍊修行，雖然損害身體也不顧；第三是打坐靜思，雖然終年悶坐，也不以為苦。印度人看這三樣，比一切的善德都重要，有學問的還要如此，沒有學問的更錯謬不堪涉想了。其中更可笑的，是能教鸚鵡叫神的名字，便是功勞，雖犯姦淫與不論甚麼大罪全不要緊。有泰西某博士曾說：「現今的印度人，只於拜邪神一事罷了；凡男女老少士農工商各等人，從生到死，一說鬼神沒有不害怕的，因為想惡魔邪鬼，都能禍人；他們一有這樣見識，所以不能作甚麼大事。」

以上都是論印度教歷代改革的事，與他們所尊的經，然而這不過是表面上的觀察，若能看到底裏，可知印度歷代也有聖賢能人出世；或喜敬神，或作詩，或論性理，或作祭司，或作改革家，或專心事奉神；可惜從無一個人，可作普世人的師表，普世人的救星；無一人能作上帝與人間的中保；無一人能使普世各族各類的人悅服自己；他們的經典比救世教更多，自說是出於上帝的默示；可是教旨雜亂無章，沒一條緊要的道理，可作全書的關鍵，將各種條例爲一條原理所貫，指定一位神爲主，作爲成全萬有的源頭；如此不足取，怎算得是上帝的默示？至於這些經裏所載的一切神蹟奇事，與道德絲毫不關涉；（如救世教新約中的神蹟都有關於道德教訓）如今印度有學問的人也覺悟這些書的劣點，很可爲人恥笑了。

印度教如同一個存水的深淵，印度全國人心所傾向的一切道理，都向其中流入；看下章論佛教的事，更可明白；因爲佛教也是印度所出，畢竟是「異趨同歸」，所以要看印度教的得失，必看下章纔可一目了然；此章不過約略一說。平心而論，印度教也有可取處；如說一切精理奧義，乃以聰明智慧爲最高；說人靈魂不散，人向大主宰當有如何的態度，說靜思，禱告，獻祭爲要緊的事；說神降世爲人贖罪，人當克己存信心行善事；說人本性有惡，說人軟弱無力，地上的事極其微小，應當

求完全無缺；說大主宰極善，能體卹人的苦痛等等，都有真理。而且這經裏更有一個說法，是後來必更有一個新的世界，比從前的更好；這話更能安慰受苦人的心。以上都是印度教中可取的道理，怎奈印度人不能實行呢？直如有正路不肯走，所以至終求不到真神。教門一初興，很能給人極好的希望，無奈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竟成爲敬許多偶像的教；印度的道路起初都很平坦，常有到了中途，便有許多荆棘，不能通過的事；恰巧印度教也正是這般情形；所以回教一傳入印度，印度教不能抵抗。現今救世教一入印度，將印度人歷代揣摩不着的道理，一一的指教了他們，因此不滿一百年，成效已然很大。

## 第六章 論印度教得失

一加士得的制度在現今看固然有害無利，但當初的印度不然；印度教所以能歷代長存的，乃仗着加士得的關係；比如一座房屋，以飄爲牆，加士得乃是飄縫中的灰石，使飄聯成一體的。但是立加士得的本意，是要離間人心，使衆人分離；當時印度人因保持本身清潔，不與別種雜亂，所以誠心服從加士得，歷代不敢改變。原來阿略人初入印度的時候，凡軍旅所到的地方都佔領了，因此阿略族的人數遠不如土人，要保存本族的教化，不沾染土人的習氣，非設法禁止不可，所以立下

加士得的制度，禁止本族人與土人婚配；如此方可使本族的氣脈相傳，潔淨不沾污穢；如同一個大園圃，周圍籬笆必要安立堅固，以清內外的界限，猶太人從前用摩西的律法嚴禁族人，也是這意思；因不要受人的污染，這也是很要緊的事。

二千二百年以前，曾有希臘人到印度地方，將所聞所見的事，都作成了書，現在還存在，可以供人參考；有一個在印度朝廷爲現任欽差的，誇獎印度人說：印度婦人有貞節的美德，男子的膽略比亞西亞別的族人都大，民情不苟且，夜不閉戶，通國的人不說謊話；他們有一類人與別國的人顯然的特別，常以靜坐悟道爲事，用心深遠，刻苦自待，或整年的闕坐，腳蹤不出家門，或隔絕世人，默想奧理，雖是寢食俱廢，心裏還以爲樂，一心指望心地「開明」，盡知一切的奧秘。希臘人說他們是智慧人，所說的必是指着婆羅門的文人。這類人敬奉波蘭以智慧爲最高，費了許多工夫，盼望與波蘭成爲一體；又自以爲是上等人品，實是天工揀選出來的；不是尋常可比；必當保守清潔，鍛鍊身心，二次重生（見上文）以後，更要熟讀伏陀經，遵守各種禮節，節制一切私慾，專用靜虛寂滅的工夫；此功一成，纔能到不生不死的地步。

曾有人批評說，「婆羅門人創立加士得的制度，定許多章程，不過要尊榮自己一類人，取百姓的

利益供給自己的快樂享用；「其實不然；以一國之中所立的緊要制度，要永遠長行，必是衆人的公意纔能立的住；若只一類人仗恃自己的奸詐手段，一味的便利自己的私心，斷不能常留在这个世界上；聽說波羅門人每日本分以內應作的事，很是嚴緊，不易遵守；所以看他們的行爲，都能小心謹慎的，不敢疏忽一點，因此，所以能使別的人等，幾百年敬重他們，可見波羅門人立加士得並非爲自己的快樂，近來雖勢力衰微，但看他們的態度還是很莊重，不失斯文人的樣子，他們的容貌多半是天庭高起來，舉止端方不苟且，由此可見他們古聖先賢的遺風，還沒消滅。這等人，可稱是智慧的首領；所用的工夫，在乎嚴立界限，免受下等人的沾染；所謂沾染的，不止於血脈的關係，凡德行不如自己的都如此；所以他們說加士得是永遠不能改變的制度。豈知日子一久就要生弊端，習尚越來越往下，慢慢的變成驕傲的氣象，一味誇張自己的等級；在婆羅門人中誠有有德行的人，先年於印度很有利益；無奈他們說人的智慧善惡，在乎血脈的遺傳，未免不盡情理；豈知不論那類人裏，都免不了聰明善良的人，血脈豈能限制呢？婆羅門人自以爲神聖，自信一己爲完全無過的人，輕看別人，生出許多驕傲的態度來，以別人爲奴僕，對於人作威作福說「你不是我的弟兄；」存這類意見，是這教的結局不完美處。等到佛教一興，將薄待人的事一掃無餘，勃然振興，



波蘭教受一次大折挫；幾百年後波蘭教復興，勝過佛教，於是再立加士得的規矩；然而立法的得失，彼一時此一時，古時相宜，今時未必相宜，自此以後加士得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一國中的人，被他分成許多種類，因此不能同心同德，以至於仇敵入境，無力抵抗，勢如破竹，國家也就不保。近來印度人入西洋學堂讀書的不少，此等人講求西學，心胸得以開展，都厭棄加士得說這制度一天不鏟除印度決不能再如古時那般興盛。

有印度某博士論加士得說，「我曾考查泰西的人類，也有士農工商的分別，但是都互相倚賴，如同牆裏的磚，層層疊疊，彼此藉重，房子因此堅固；印度國的人不然；如同一片散散亂亂的蘆葦，質地軟弱，不相倚賴，被風一吹便不能自保；加士得使人類彼此不照顧，也是如此。所以加士得的制度直是離間人民，彼此仇恨。在古時分類不多，條規也沒現在嚴緊，或者還有可取，誰料一代不如一代，時間既久，乃把人民分成許多種類，以至於彼此拒絕，因此加士得人不能再立志向上，遇見善事也不敢作，更不能建功立業了；人民既彼此相仇，如同敵國，一國到這地步，何以能自立呢？所以要強國，先要改革加士得制度，必使各族各類彼此交好如兄弟，不問那一類人，都一律看待；因為人生在何類，本是偶然的事，不能自主，其間沒有甚麼功過的關係；人品的高下，在乎各人總行

的善惡，行爲的好壞，豈能以等級而定呢？「博士既如此說，所以要掃除加士得的陋習，必非有別教的真理來補缺不可，查加士得所以然的緣故有兩宗：（一）凡有學問敬神一階級，管理別人是他應有的職分（指婆羅門一類）（二）有此職分的人，必想脫離紅塵，不沾染世俗的污穢。這二事救世教聖經裏也有相類的說法，還要寬大正確，所以救世教在印度能興盛，因為能補加士得的缺點。如舊約中亞伯拉罕被上帝揀選，補爲萬國之祖，叫他離開本家本族，特爲行上帝所派應行的聖功；此事於萬國實在大有關係。以後子孫同別的國人混雜，沾染他們的惡習，上帝憐憫他們，警戒他們說：「你們必須與別的族人不同；」因此又曉諭他們嚴緊的律法，免得受外邦人的同化。等到救主降生以後，新約裏一切紀載，也很有與加士得相似之處；如聖徒彼得前書二章九節說：「惟有你們是被選的族類，有君王的尊榮的祭司，是聖潔的百姓，是屬主的子民，要你們宣揚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主的美德。」又約翰福音第三章三節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若不重生，必不能見上帝的國。」這樣一看，凡信基督的都是「二次重生」的人。這又是新約與加士得的相似處，然而救世教信徒合成一會，歷代不絕，作實在的真憑據；以爲人被罪惡束縛，必要設法拯救，使他知道與上帝相通，可見救世教能成全婆羅門人，使他們脫離加士得這教義與加

士得大不相同，未曾說一個人不能上升；不拘何類，就是最下等卑鄙的人，救世教也看他有得救的盼望；因教主原是招普世界的人，都來信從，都成聖潔。印度人最喜歡神，好用苦功，求福，救世教的性情又與此恰合，所以要救印度人脫離加士得的束縛，去救世教以外再沒法子。

二、印度教是屬萬有神教，所有的詩歌與經典，說法雖不同，到底論上帝與人，還是一理；所崇拜的是波蘭以為天下惟有波蘭是宇宙間的真有，除波蘭以外，萬事萬物都是虛幻的；天下的萬有，從極細的一根草，到至高至大的神，無一不屬於波蘭人的靈魂，也由波蘭發出，所以要親近波蘭，須將七情六慾盡數除去，凡世間的塵緣，不要有一絲一毫的繫戀，如同在河中浮水，必沒有衣履的牽掛，乃能自自然然的達到對岸；人的靈魂比如一根蘆葦，長在地面上，被人拔到遠方，但是這蘆葦的本性，還願歸本地纔合宜；人生在世，靈魂終久必歸到波蘭，如同那蘆葦願歸故土。人在塵世，又如點着的臘燭，臘油流下，如同流淚，等到臘已灼完，臘心成灰，淚纔能乾；人生在世，總有煩惱，百憂傷他的心，萬事累他的身，無日不在愁苦之中，直到既死之後，纔能「擺脫」世俗的牽連，歸到所親愛的波蘭那裏，也正如此。印度人論上帝的理，本極深奧，但說的太偏；最要緊的道理又簡乏，所敬的波蘭似乎是上帝，其實不是真上帝；上帝本是最尊的獨一神，但是波蘭不然，却以為萬物

都是波蘭並無分別；此意未免有些含混，與中國說無極太極一樣不可捉摸；上帝與人和萬物不能相同，他管理萬物，本至聖，至善，至仁慈，與波蘭正相反；印度人以爲善惡都在波蘭之中，所以他們對於善惡是非缺少鑑別力，論人也如此。說人與波蘭本沒分別，凡自覺有彼此之分的，都是虛幻，究根尋底，不過是一個波蘭罷了；豈知上帝，人，萬物，不能勉強拉攏，爲善爲惡，全由自主，一切生活，都實在不虛，所以人勉力行善，成爲完全無惡的正人，乃是本分，不應當仿效印度人，消滅自己的志氣，專望成功歸於波蘭。

救世教聖經中啓示人的言語很清楚，常說上帝是智慧，又說至上的上帝甚有智慧，如同爲君的，因他才智出乎尋常，乃能管理世人，此意與印度教的說法相似；不過印度教說上帝在萬有之中，救世教說上帝不但貫乎萬有之中，也實超乎萬物之上，是與印度教又不同；回教只說上帝超乎萬物之上，印度教只說波蘭在萬物之中，救世教能包括此二理，真道乃全而不缺，波蘭人常默想上帝，但未得着實在的；自救主降生在世，真道纔確切顯明，可見有一個人足能表彰上帝的本體。此理直如車輪的軸，爲全車的關係；猶太人歷代的經歷，與此理正相關；有此理爲根基，教會方可建立穩固，因爲能將人所當求的顯現出來，使人有所瞻仰，不至於憑空思索，救世教的聖經常曉

識人。說思索上帝的事是人最高的智慧，當細心揣摩上帝奇妙的言語，與他所造的萬物，然而空想無益，必須勉力去行，實事求是；日久天長，德行因練習更堅固，自能成爲完全無缺的人，若止於憑空虛想，不過使人懶惰，甚至於苦害身體，使五官四肢失去天然的作用；如印度有一等人，終日盤坐不動，肢體慢慢的無力，有成爲癱瘓不仁的，請問究竟有甚麼實際的益處？印度萬有神教的理，能伸能縮，無所限制，古時不過三十三神，近來已增到三百三十多神，因而婆羅門人凡在別處有一新神，便附會這神是萬有神中的一個；不論是神是物，都斷到萬有神上，因此凡外族敬偶像的人，一從印度教，不必改他的舊教，也不必改善他的行爲，也可以溶化；如佛教初起，很與印度教爲仇，後來印度教人說佛是婆薮天第九次轉生，勉強拉攏，正如以別人的兒子爲螟蛉似的；並且小說中所稱的吉士那也說是至高的波蘭轉生，但是此神凶狠頑皮，常犯姦淫，印度人都尊敬他，實在可恥，敬神不分善惡，焉能得救呢？印度人但憑着聰明心力，一意的冥想，又敬拜一切神像，正合保羅教訓羅馬人說，「自稱爲聰明，反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上帝的榮耀，變爲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一切飛禽走獸昆蟲的形像；」（見保羅達羅馬人書第一章二十二二十三兩節）豈不可歎，

## 第七章 敘佛教源委

救世教出於猶太教，佛教出於波蘭教，彷彿一棵樹，由根上忽然長一新枝，精華所聚，生機大發，較比老幹還要茂盛，老幹從此也就枯乾；創立佛教的是釋迦牟尼，一生居住印度，此時婆羅門人看佛教與古教不相背，佛自己也以爲不過將伏陀經說的較爲真切而已；他的門徒也說佛不過是印度教中極聰明的人，可見新舊兩派相去不遠。當歐洲路得未改教以前，人心已有革新的思想，佛教未舉以前，也有不滿於舊教，起意刷新的人；正當此時，釋迦牟尼投機而起，遵照要革新人的心理，成立一個新教派。正與路得改教如出一轍；當時人既厭舊法，想立新制度，但爲規矩所限，不得爲所欲爲，比如泉源的水，從上流而來，半路忽被壅隄堵塞，不能再流；一旦壅隄一毀，水必狂奔，淹衝遍地，再無法將他攔阻；拆毀波蘭教壅隄的人，便是釋迦牟尼，以後波蘭教大受佛教的挫折，乃是事理的當然。

佛教與印度教有不同處，印度教沒有教宗，佛教乃以提倡的人爲首領；查此一人的言行便可知其教的大概；雖然又不足以推斷現在的佛教，因爲這教門古今大不相同；查佛教的宗旨，原是講人倫的教門，不說來生，也不論神，教義的最高點，以達到聖人的地步爲止，沒有再較高的；及至年

代一久，遂生出許多背謬的說法，添了許多偶像，古意反倒無存；威廉博士說：「佛教初本無神，只論物理，所敬如許多的神，都是後來的事；然而就現在說，教中的意旨也不能劃一，因厭世的觀念，乃清靜無爲，不管閒事；因普渡衆生的觀念，必如慈悲的教主，造福給黎民；然而二意又正相反，從前一說是勸人出家一派；從後一說是勸人行善一派；到如今竟成了一種鬼魔邪術的教門，僧人只以設齋念經爲作功德的事，真算荒唐之極了，現今的佛教如此，細論也無益處，我今只根究創立時的佛教。」

釋迦牟尼本名悉達是迦毗羅衛城君王的太子，生在紀元前五百多年，家名喬答摩族名釋迦，出家以後，改名爲釋迦牟尼，牟尼是「寂寞」的意思；稱佛的意思譯出來爲「明覺」，修鍊成功時，乃有「明覺性」，便謂之成佛。考究悉達何以便得了「明覺性」，他年幼的事情，無書可考，不能盡知；不過成功後，門徒捏造許多奇事，極力贊揚他們的師傅；然而不拘如何，釋迦牟尼畢竟是非常的人物，心志深沉，對於真理更精密。誠懇的尋求，使人永世不忘他的仁德，實由這個緣故。法國某博士說：「歷來創立教派的人，除基督以外，更沒人比佛清潔。」能令人如此敬仰的，不外乎他堅固偉大的膽略，百曲不撓的精神，受苦傳道，柔和待人，門徒謹守衣鉢，熱心傳道，還不失師傅的

規模的緣故。悉達起初娶鄰國君王的女兒爲妃，夫妻很和睦，但悉達身體強壯，精身振作，而且性情聰明有德行，在宮中作太子，人世的快樂雖然無一不備，但都不能墮落他的心志，使他顧慮富貴尊榮，退縮求道的心；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心裏更是不安，惟恐俗事阻擾求道的事，乃決意撇開一切所有，不要一些牽掛，以隨他自然的天性；他父親國玉，常常設法不使他知道世間有疾病衰老死亡的人，然而至終禁止不住；常乘輦出門，一看見這種人便知是爲父親所瞞，每見一個衰老或患病的人，必自忖在這浮華世界，無非是受苦的生命，有甚麼意味！再見一般立志修行的人，苦鍊身體，以爲惟有此等人不怕身體的衰老，光陰的變化，他想人若出家，脫離人倫，惟在「明心見性」一「參透玄關」上用功夫，雖沿門託鉢，也不至於失了體統。此時印度人人信輪迴轉生的理，常有人想脫離生命，求一不死不生的地步，免受輪迴的苦楚；因此悉達如受重擔在身，說世上有許多難明的事，甚願得一個妙法解釋一切的理，若果真有超乎衆智慧以上的祕訣，當不怕辛苦竭力去求；及至二十九歲，乃立定了主意擺脫世故，將父母妻子與一切富貴尊榮，必須盡數捨去，主意既定，便決意實行；在道上看見一個乞丐，乃將自己華麗的衣服換給他，自己穿上襤褸不堪的乞丐衣服，入山林求師，輒轉的求了幾個師門，學波蘭教一切道理；然而對於其中的教義，還存



疑，不敢深信，於是帶領弟子五人，找到一個很茂盛的樹林居住，試驗婆羅門傳授的法子，必要得到真際。婆羅教的宗旨，以爲生人的靈魂，能離開身體拋棄不顧，若能定心靜氣，常念「唵摩呢八彌吽」六字，（華文爲南無阿彌陀佛）這人便爲信士，可慢慢的與波蘭相通，必能得超乎衆人以上的能力，從此心性「明覺」，看萬物如同水泡，不久就要消滅；因此一無掛慮，無所謂之你我，不知我是誰，也不知誰是我，人的靈魂，本如雪落在海裏，不久也化成水，不再見有雪痕。喬答摩苦求此理，六年之久，仍舊無功，他堅忍刻苦，甚至想「辟穀」不吃食物，以此好求成功，於是把每日的飯量，一天一天的減少，減到一天只吃一粒米還不止息，當時的人看他如此磨鍊，從古少有，沒有不佩服贊美他的，過了好久，忽又覺得這樣法子不對，便廢去了前功，照常飲食，與常人一樣；五個門徒因此大加責備，以後便不再跟從他，往波羅奈城，（印度人以此爲聖地）逢人便說喬答摩如何沒志氣，不再用功的事。

此用剩了喬答摩一個人獨居，沒人作伴，回想六年的苦功全無成效，乃起意回家承認原先的錯誤，直如夜裏看見燐火，以爲是人所提的燈，竭力追趕，但是空無所得，不如仍舊回宮，盡太子的職分爲妙，若還像從前那樣厭棄世事，太不合理；心裏猶疑不決，忽又轉念，想此等意志不過引誘人

起俗念，因此又收束心神，除掉一切妄想，一天在一棵菩提樹下，坐在地上吃早飯，定志思索，從早到晚，一無所得；夜裏不睡，整夜的思索，直到日出，忽然醒悟成佛的理；謂「世界上一切的苦難都是從「欲望」中來，以後這一顆心，不可再被欲望所誘，」自想此時業已得道。又進一步思索滅絕欲望的法門，惟在靜修自己的心，普愛世人，這乃是脫離苦楚成佛的根本；像他們婆羅門人諸事獻祭，苦煉修行，及至伏陀經終有甚麼益處呢？便是加士得也不過憑人意所立，毫無根據而且人能得救，全賴自己，雖上帝也無用，世人只要將罪惡除去，洗心向善，就是成佛的根基。執定了意見，以爲惟走此路，可以脫離「塵緣」；修到了萬事皆空的境界，永免輪迴的苦惱；「想到此處，不覺的手舞足蹈，彷彿一個囚犯剛從監獄裏放出來，歡喜萬分，自信自己已成爲佛，立意將這祕訣傳給世人，於是創立佛教一派。他的教義有四真諦：（一）人生在世總免不了苦惱；（二）人生所受的苦惱是由「欲望」中來；（三）人能勝過「欲望」一旦苦惱自此止息；此爲入「涅槃」的根本。（涅槃有功行圓滿的意思）（四）入「涅槃」必有法門。喬答摩根據第一諦的理，遂永遠出家，他說世界上一切生命無非是受苦，無論是生是死是疾病，都是苦惱；凡一切生命，都是五行配合而成，戀慕這五行的，直如投身在苦海裏，所以有生不如無生，然而世人又都是有生命的，到了

死後，仍然不能消滅，要求消滅的法子，必要根究有生的來源，纔能斷絕苦惱。第二諦就是有生的來源，引誘人入苦惱，都由「欲望」中來，「欲望」分貪色貪財貪生三等，這三等「欲望」的來源，又從無知而來，這無知束縛人於身體之中，如同監獄囚人，惟有拔盡了「欲望」的根，纔能滅無數的苦惱。第三諦推究「涅槃」是甚麼，「涅槃」梵語有了結的意思，如火之滅，如日之落，如賢人的死亡；喬答摩所說「涅槃」的意思不一樣，以爲人死以後，人還存在，因人心不足，常求生，不肯求不生，今生所結的果，便是來生所種的因，今生所種的因，又結來生的果，人要滅去因果，只可不貪生，如斬斷連環的鏈子，從此可入「涅槃」；所有世界無非「因果」，便將世界滅去，仍有「因果」存在，人若不能滅盡過去的「因果」，雖死必還重生；凡世上極惡的人，死後當入地獄受苦幾千年，託生爲一根細草，以後又變爲昆蟲之類，若再能行善，受苦多年，或還可以上升，人自今生以後，既必須輾轉經過此等苦處，惟將此人滅去，入了「涅槃」，可以不受苦，不享福。喬答摩又說，人未嘗有靈魂，或生或死，都屬「因果」，修佛一道，乃是滅「因果」，進入「涅槃」中，第四諦入「涅槃」，有四中道，四中道又有八條目：(一)「真信」指信佛教，(二)「真志」指勝過出家家的阻礙力，(三)「真言」指誦佛法，(四)「真行」指作僧人，(五)「真度日」的法子，指托鉢。

謀食。(六)「真勉力」指克己。(七)「真記性」指記念身體不清潔，在世不長久。(八)「真默想」指參禪。

喬答摩本着以上四真諦，創立一個行善的法子，設立一個會，與東方人的性情習慣很相合。他臨終的時候，向門徒說他死以後所傳的道有二證，乃是「法」與「僧」，使人入會，受三個皈依，是「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現在稱這三事爲三寶，捏塑偶像敬爲神佛，與佛的本意大不相同了。喬答摩又定五戒，使在家的人遵守：(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竊。(三)不要姦淫。(四)不要說謊。(五)不要喝酒。前四條本爲波蘭教所有，第五條是喬答摩添上的，出家爲僧的也有五戒：(一)要守齋期。(二)不可跳舞、歌唱、作樂、看戲。(三)不可戴花籠、擦香料、佩帶玩物。(四)不可用高寬牀榻。(五)不可受金銀錢財。同上邊那五條，叫作「沙彌十戒」。傳過幾百年後，末後一條早已廢去，一切的寺院，都很闊綽，當喬答摩在世傳道時，東方人的境况很苦，喬答摩乃設一個安慰人的法子，教人常存忍耐心，並且他也立志愛人，饒恕人一切的事，因此很得人心，一時信從他的人很多，可見有由來了。

然而佛教所以然的興，不關於道理的高美，惟在乎他爲人的良善；假若喬答摩人一沒有，不久這

道也必化作烏有；查他教訓人的法子，一天有一個很闊的商人甚信佛，立志撇去一切所有，到極野蠻地方去傳道，以佛法勸化野人；喬答摩惟恐他心志不堅，因試驗他說：「勸你不必去，到那裏的野人很殘暴驕傲，容易動氣，藐視別人，如他們用惡言罵你，百般凌辱你，怎麼好呢？」商人回答說：「野人只用言語辱罵，並不用手打我，用石頭砍我，我以為他們還是良善溫柔，可以教訓。」喬答摩說：「如大家起來打你，又怎麼好呢？」商人說：「只用手打，不用刀與棍子，他們還不失於良善溫柔。」喬答摩又說：「設若用刀砍你，還怎麼好呢？」商人又說：「雖用刀砍我，還不肯傷我的命，溫柔善良的心還沒盡失，我以為還有教訓的餘地。」喬答摩還說：「若真個害了你的命，更怎麼好呢？」商人說：「殺我的，使我脫離污穢的肉身，反是救我的人，應當感謝他們，豈能說他們不良善呢？」喬答摩說：「善哉！你差不多啦；如此無窮的忍耐，可以到野人中去住了；自己既從苦海中得救，就可以教別人；自己既登對岸，就可以渡人登岸；自己既受安慰，就可以安慰別人；自己既入「槃涅」，就可以引別人入「涅槃」；商人歡歡喜喜的受教而去，將野人勸化，果能成全了他的志願。

喬答摩初得道時，心志還未定，「傳道不傳呢？」心裏猶疑不定；忽然想自己既已得了「明覺平

安。」何必還要勉勵吃苦傳給別人呢？後人相傳，喬答摩一動了此念，便有魔羅（極兇的鬼）來誘惑他說：「有福的人，你受盡了苦楚纔得了此道，何必傳世呢？世人墮落在情慾裏，不能悟道，還是不要攪擾自己，安享『涅槃』之福罷。」喬答摩不聽他的話，至終出去傳道，講求佛法，不多日得從學的門徒六十人，喬答摩一一的派到四方去傳揚佛教的道理，命他們「去轉法輪」；如此四十五年，每逢天氣晴好，便遊歷四方去傳道，只有一年，因為連陰雨四個多月，不過坐在寺院裏教訓門徒；有一天拿着鉢回迦毗羅衛城沿門求化，他父親勸他還宮，不喜歡叫他再在外面招人恥笑；他回答說：「王阿，我的父親！你以忠信待祖宗，以前爲王的祖宗，豈知我們祖宗中古時有稱佛的，他們求食也是如此，我不過是學他們罷了。」後來喬答摩自覺快要去世，向親愛的門徒阿難陀說：「阿難陀！我年紀已老，氣力已衰敗，快要到了盡頭，現今已然八十歲的老人，身體直如一輛舊車，不能再奔跑，恐怕一推動立刻損壞，但我默念心中很覺平安，嗣後你們惟賴本人，皈依自己，切不可捨棄所學的，去從別人，持守真理，如同持燈，如此而已。」說完了就圓寂去了。

喬答摩品行端方，所以印度人樂意從他的教訓；而且可以利用他抵制加士得的束縛，從此可以解脫；心中就更歡喜。喬答摩立教的本意，但立一種出家的僧人；豈知後來在家的人，也都悅服他。

這道理，也因佛教說人力皆能成佛，正合驕傲人的心性，所以樂於聽從他的更多。到後來佛教與波蘭教爭勝，佛教失敗，人又慢慢的回到波蘭教，因此末後還是波蘭教興盛，佛教如同爲他所吞滅。

### 第八章 論佛教得失

此章以前所論的各種教門，獨有佛教更受當時世人的歡迎；那末，可望他改變世界，得成大功啦！然而以後竟沒有成效，何以故呢？凡一教創立年久，信從的人必多，必能引導信教的人有進步，這乃是天然的理；不然怎麼算正教呢？所以無論何教，必要看他結果如何，下評論纔能落實。佛教自初興盛行幾百年後，有一王名爲阿恕迦，甚信佛，原來他的先人乃是下等的蘇扎人，一旦得着反對迦士得的教，自然歡喜不過，因此極熱心宣傳；他所轄的地方很廣，各處都立上石碑，所刻的全是佛經；從此以後三百年，又有一王保護佛教，極力的振興；前後這幾百年，爲佛教之極盛的時代，其時文學也很盛，勸人彼此和睦如弟兄，不使各國互有爭端，於人更有益處；惟願人自由自在，心地清潔，勉力克己，還勸人學忍耐，懷慈悲，戒殺生害命，禁貪心，專講因果，勉勵人行善，免受一己的惡報；如此種種也似乎足可爲法的。然而細查歷史，問佛教的結果有較此更高更深更長久的沒

有居然沒有；凡一族或一國從佛教的，不過是暫時的徽幸，從沒有終局如前之強的；因為佛教本沒有激發人上進的事，凡百姓大受感動的事，都不關於佛教的本體；佛教不講求格致的理，除佛經以外，教中人從沒出過甚麼有益的書，而且並沒有開發人才識的思想，所以凡佛教興盛的地方，人心必更陷落紅塵裏，幾乎盡喪了自強的心志，看近來各教中的首領，惟獨佛教的和尚最無知識，他們禮拜的儀式，直如死人，毫無生氣，所敬的偶像多不可數，然而結果的不佳，由於根本的壞無疑的了。

佛教有二大錯，（一）是不說有上帝，各教的神都一無所有，佛自信惟有一己是完全人，有「明覺」的智慧，照普世的榮光，除佛以外，似乎再沒有更高的智慧；不知在人之上，更有至高的智慧，乃是別教所常說的上帝，但佛看爲是虛無的；是只知有佛，不知再有別的；因此這教中最高最可拜的，惟有佛而已。佛常託生人世，輪轉不息，今日如西藏、蒙古，凡喇嘛僧中指定某人身體中有佛，便全奉他爲佛，稱爲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僧人說達賴、班禪永遠不死，即便有暫不顯現的時候，不久仍然顯現。而且各喇嘛一聚議，能知將要在那理出現。當達賴靈魂離開身體那會，衆僧人便揀選一個孩子，說佛入了他的身體，將此孩帶回寺中，盡心養育，保護他，使他不受任何沾染，叫他居在神



龜裏尊爲活佛，謹敬事奉。他這制度行了許久，現在露出虛僞來。中國前有駐藏大臣，盡知其中的毛病，不許僧人任意指定，令他們公衆選立一個人。這大舞幣的事纔稍微止息；從此活佛再沒大權了。所揀選的孩子，有天亡的，也有被殺的。

幾百年前法蘭西曾立了一個神，稱他爲「理」，都崇拜他，豈知虛「抽象的「理」不能代表上帝，何能指他爲神呢？中國佛教以達賴爲神，因上帝的說法佛不認爲有，創立一教的人不言上帝，不言神，所言的理必散亂無歸，傳到後世，失之分毫，謬之千里，現今佛教所敬的神，都渺茫無稽，便是此故。按釋迦牟尼本來以爲無神，當時婆羅門人想究天地人的來源，逼問喬答摩天地人果從何處而來，他託辭說，「我非辨論道理，不過只求治理世界的法子。」大概他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置而不論，只說因果；除了因果以外，本無所謂創造天地萬物的大千世界，都是因果，轉運永不止息，所以佛教說法常以圓轉的輪爲比方。

有人說佛教無神，不可稱爲教；此初起的佛教是這樣；但後來乃奉佛爲神，而且也奉菩薩爲神，說菩薩就是轉世再來的佛，現在所敬的神，都在天堂爲天使，他們的因果，是漸次上升，直到修成正果，乃下降塵世爲佛；如今佛教中人敬菩薩比敬佛更要殷勤，此現在的佛教與古佛教不同之處。

因世人不喜歡無神的教，便迎合人意，以佛爲神，以拜菩薩求福免禍，雖然還講喬答摩的理，引導世人，可惜規模盡失，全不是喬答摩的本意了。

從來真教有三要素，佛教對此三樣，一無所有：（一）只倚賴自己，不倚賴上帝；（二）既說無神，怎能與神相交？（三）凡從佛教的國度，全沒有自強上進的事。三樣全與真教相反，所以佛教沒有好結果；從佛教的獨爲己身求福，可見沒有同情相憐的心思。佛教之初，本以行善爲急務，到現在能念佛，佛經就算好極了；甚至藉機器爲禱告，更是各教絕無僅有的。本來常念「唵摩呢八彌吽」六字越多越好；因此異想天開，將這幾個字寫在長紙上幾十次，或幾百次，捲在輪軸上，或藉風吹，或用水激，使輪軸旋轉，數他的次數，算計公德的多寡，較比用口念更要快而多；既能用機器禱告，可知其教中絕無實在的善業了；可歎的很。

喬答摩第二大錯在論人：（一）不知自己有罪；（二）所守之道在利己，既不知有上帝，自不覺己身得罪上帝；其所竭力求脫離的，不是罪過，乃是求脫離苦難；他未出家時，對他父親說，「你能保我不生病，不衰老，不死，不重生，我就願在己家，」豈知人生在世最大的苦難不是貧病衰老死亡，乃是罪孽的重擔；人一知自己得罪上帝，心中必然苦惱，心中一苦惱，必想法與上帝復和，以獻祭求

贖罪，婆羅門人殺牲獻祭，也是此意。喬答摩不明獻祭的所以然，所以見人殺戮牲口，很不喜悅，以爲使牲口受苦；豈知牲口受苦，乃是替人，乃是替罪人受刑。佛家不明此理，所以沒有贖罪的法子；以爲罪惡不是自己所犯，不過是人生所不能免的事，人既不能免罪，也就有不能免的刑罰，所以萬沒有赦罪的理，又以爲人的罪過，關係一定的因果，輾轉循環，不能解脫。執定這個理，勸勉天下人，歷二千年之久，請問現今的人，有被此理感動他的心，能改惡從善的沒有？徧查佛教興盛的國度，絕無其事。查天下各教，惟救世教有赦罪的法子，能將因果割斷。或有人說：「若沒有因果的事，人將無所懼怕。樂於犯罪啦！」但是救世教中免罪的法子很特別，要免罪中之果，必有的確的眞悔改，而後方可；人必憎惡罪過，乃不敢再犯；所以能生此憎惡罪惡的心，乃因看上帝聖子受刑而死，是因爲我身上的罪，我一定有罪，由此可知；贖我的罪，斷無別法；我既憎惡我的罪，自必敬愛贖我罪的，勉力行善，求他的喜悅，以慰他的慈心。佛教不在這上講求，不知病源，焉能治病；由此看來，佛教無法變化世人的氣質，拯救世人，當然人都相率棄去，不再信了。

喬答摩論人第三大錯，乃是勸人求入「涅槃」，明顯的專求利己，與衆人無益，然入「涅槃」，直如同自盡，人求自盡到不生不死地步，是他們所急圖的；惟求自己成功，自免苦難，不管別人還在

苦海中不在，此意一與，所以他們教中人，雖有善人，用到了工夫終，不過「自入涅槃」毫無救人的心願，盡一生的全力，只能自了，無怪後代的門徒多不入「涅槃」爲要務，打算不入「涅槃」只一意的修成菩薩的地步；因爲菩薩尚有希望降生爲佛的日子，如此或可於世有益，按佛的所以利己在乎無上帝無神的觀念；既然無上帝，便再無比人較高的人能修鍊成功，本乎自身的能力，此外了無干涉；如此是人非上帝所造，也不是爲上帝所管理，把「福善禍淫」的說法，一筆勾消，不過說人生在世，爲「命」所細，因此受許多苦難，凡想脫離苦難的，必要勉力入「涅槃」但是救世教常諄諄以忍耐，慈愛，饒恕勸人，又爲甚麼呢？乃因愛上帝，也連帶愛上帝的子女，所以不得不效法上帝的行爲；乃佛教的命意不同，論人何以當行慈善，實因要脫離「欲望」有「欲望」便有苦惱，要脫苦惱，必要先脫「欲望」這便是厭棄世故的張本。喬答摩得道後所說的法，並他臨終時的遺囑，足證他所注重的不過爲自己超出輪迴，所以勸化門徒的，也只說「各人都得此福」而已，所以乍一看救世教與佛教似乎有相同處，及至細一根究，實在大相反對。

佛教人生觀的大缺點，更有憑據；乃是以出家托鉢爲最美的事，而且僧人的身分，高出一切士農工商以上，十分可怪；托鉢乞討，凡爲人的都要以爲羞恥，天下豈容有坐食的人呢？人既無所事事，

不能得食，也不當消耗別人的食，乃是天下人情的至理，他們既尊重出家的人，是領人入於怠惰無用一途，豈不爲世界的大害！而且既出家，必滅絕人倫，更不可教訓天下；中國篤信佛教之處，每三人必有一人出家當喇嘛，十分尊重；這等行爲，真是可笑又可憐極了。

佛教的概括觀察，所不能革新世界的病根，在無上帝；所以空勸人行善，不使人明瞭上帝愛人的理，斷乎沒有功效。豈知人無力量，必須倚賴上帝，常蒙上帝的扶助，纔能盡他愛人的心，此是救世教人生觀的吃緊處。

### 結論

上列的四教已然詳細論過，各宗教的性質，得失，與現狀，讀者已然一覽無餘，不必贅述；總而言之，要觀察某一宗教，有三事不能忽略：立教人的人格；宗教的性質；與那教的結局。是觀察立教人的人格，由於他的言行並傳記；觀察宗教的性質，乃是觀察那教的教義，由於教中所傳下來的經典；觀察那教的結局，乃是觀察那教的感化力，由於那教傳佈時間的久暫，地盤的寬窄，並信仰國家的現狀；三事連帶，不能分離；必立教人的人格高尚無瑕疵，乃能立完美的宗教，而後能有強大的感化力，改變世界的不良；三樣缺一不可。然而讀者諸君，按此三樣考查前列各教，是否樣樣滿

意是否無一不備？此外更有一可注意的事，是那教的來源；倘若來自人的理想，終是形而下的，終有一部份欠缺不圓滿，終不如來自天上的默示；讀者諸君，是否如此？若沒有不滿意，我也不再論；若覺的不滿意，還有一教，請貢獻於讀者面前，當必滿足讀者的希望。那一教的教宗他的人格聖賢不能贊一辭；那一教的教義完美無缺，確實不虛；那一教的結局能感化萬世的人改惡從善；那一教能使人身心快樂；那一教能發展人的自由意志；那一教能興盛國家；那一教的學術精奧；在基督教以外，還有別的麼？因為基督教是天賜的宗教，所以天下信的人最多。然而此書何以又缺而不論呢？因為論這教門的著作，真如「汗牛充棟」已足供好道人的研究；便是本會的出版物也很不少，請介紹幾樣於讀者，想諸君必樂於一見的了。列於下面。

#### 基督本記

#### 耶穌實錄講義

#### 基督傳

#### 耶穌終身大略

#### 基督約言

### 四 教 考 略

四教考略

七六

化身救主

耶穌真蹟

歷史上之基督

基督受難記

耶穌我救主

基督聖德論

本會出版物印有中西文目錄如向上海博物院路十九號本會函索立即奉上

四教考略終

